



餘叢考

十一

15  
121  
11止





伊藤卓三  
藏書之印

曾  
門 121  
卷 11

孩餘叢考卷四十

陽湖 趙翼

五官并用

此存唐書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  
用也南史朱劉穆之目覽詞義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  
并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聽舉此四官并用也隋書劉炫  
能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此五官并  
用也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  
不識崔涓守杭州初益任不能盡職吏卒乃令各以紙  
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指呼無誤則即用  
一官而已有不可及者

松  
官  
印



以官編集

南史王筠文章以一官編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陝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宋史王延德掌御厨則爲司膳錄掌皇城則爲皇城紀事從郊祀則爲南郊錄奉詔修內則爲版築記從聖駕則爲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記蓋彷彿故事也宋史又載王承衍喜爲詩所至爲一集此則不必有官而以所處之地輒名其集近日查初白編詩亦援此例

自書奏牘

六朝人奏牘多自書今淳化帖有鍾繇表蓋三國時已然也晉書王右軍自書表穆帝使張翼爲題後答右軍

當時不別後方恪云小人幾欲亂真宋書衡陽王義季爲文帝所愛季素拙於書上聽使人書啓事惟自署名而已以親王愛子始聽令人代書則臣下奏牘自書可知也虞帝子業爲太子時啓參起居書迹不謹孝武責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可見太子亦自書也齊書謝朓守吳興表疏或有遲緩其弟瀟在京輒代爲之明帝見非其手迹詰問乃知瀟書南史王僧虔自書讓尙書表辭製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王韶之傳韶之父偉之凡表奏輒手自書寫蕭思活傳蕭引工書陳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如似鳥之欲飛



按自書奏牘本不自六朝始後漢書樊宏所上書輒  
手自書寫毀削草本楊賜疏末云臣謹自手書密上  
皇甫嵩前後上奏五百餘事皆手自書毀草不宣於  
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書具對願寢臣表無令宣泄  
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書法相高也六朝則書法  
盛行無人不從事於此遂無有不自書章奏者按魏  
晉世始事書法然漢書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人  
皆藏去以爲榮後漢書北海靖王善書當世以爲楷  
則及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蔡邕書石  
經於鴻都門觀者車日數千輛則漢時已重書法但  
未如六朝之人習書耳唐時則表章多有假他人

書者陽城劾裴延齡借李繁書之繁卽以告延齡是  
也宣宗命柳公權自書謝章勿限真行亦以其時多  
大倩人書者故特命自書耳宋胡邦衡諫和議一疏亦  
文自書後高宗藏於德壽宮以爲賞玩其後幅已爲秦  
人檜批汚孝宗命匠裁去重裱完善見邦衡所記經筵  
玉音問答又宋史張孝祥傳孝祥工書嘗自書奏牘  
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此又後世自書奏牘故事也

### 世擅書名

新唐書武后向王方慶索其先世羲之書方慶進一軸  
又上十一世祖遵十世祖治九世祖均八世祖曇首七  
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室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



世從祖猷之等二十八人。世武后御殿，偏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序其代。閱号宝章集，復以賜方慶。世武后御殿，偏示羣臣。詔中

世擅文字

南史劉孝綽傳，兄弟及子姪同時七十餘人，并能屬文。近古未有也。王錡自序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江左之王，可謂盛矣。然不特文也。卽書法亦然。自羲猷之外，先有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廕、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漁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

書令珉，皆以書名。合方慶所上家藏真跡觀之，可謂世其家學者矣。

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十卷。內典博要百卷。



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  
老子疏四卷懷旧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二  
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宋樂史著貢  
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  
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  
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坐知天下記四十卷  
商頌雜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  
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  
宮殿虛宅記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已作爲仙洞  
集百卷周必大著畫八十一種又有平園集二百卷李  
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五卷  
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旧聞証誤  
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會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  
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焘作長編九百七  
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  
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  
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  
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  
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  
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爲四十  
一卷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  
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



澄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列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註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汎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作文最速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在武帝坐上答他人書自且至日中齡石得八十函穆之得百函而穆之應對無廢謝莊出獄使爲赦詔使者立行詔成其文甚工奇書蒼格王廢立之際蕭道成命劉係宗寫渚處分數及四方書

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三十人配之事皆稱旨北史徐紇傳有急速詔命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北府書李弼典樞密神武或造次不及宣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杜弼從高歡戰芒山大捷弼草露布卽書絹會不起草侯景叛人梁文襄命魏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送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陳元康傳隨有神武軍行天寒雪深使人奉氈元康在氈下作軍書夙運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盧洵祖傳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詞義可觀隋書高祖宴百官有神雀來集許善心卽於坐請紙筆賦之帝甚悅賜物二



百段煬帝不庭決事退朝後召盧世基口授世基承旨  
日、百紙從無遺廖唐書岑文本爲中書舍人或策令  
叢遽書吏六七十人泚筆待分口占授咸無遺美劉禕之  
傳詔命叢繁禕之占授少選可待也蘇頌傳元宗平內  
難書詔填委拙頌爲中書舍人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  
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  
脫矣陸贄傳從侍奉天機務填總遠近凋癸奏請報下  
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经思速成皆周盡事情人、可  
曉旁吏承寫不給贄沛然有餘柳公權傳爲學士時帝  
令賦詩公權應声而成帝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劉琰  
傳宣宗始復閔隄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椽提筆便成  
詞皆允切鄭畋傳討麗勛時書詔紛委畋爲翰林學士  
思不淹晷文成燦然無不切機要吳融傳昭宗反正御  
南闕融最先至帝有指授疊十餘紙融脫作詔書少選  
成若皆當帝意北夢瑣言韋臯發醮欲撰符詞符載方  
陪侍命小吏十二人、分兩題載口占授之俄頃俱就  
朱史韓絳傳絳在翰林時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  
詔撰十一殿上梁文遲明奏之鄧潤甫傳一夕草二十  
二制劉敞傳敞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  
之九制成晁宗慤傳一夕草將相互制褒揚告誡各得  
其宜倪思傳故事學士一人當直如行三制則其宜學  
士思直夕孝宗欲試其才一夕併草四制王漢之傳一



日有詞頭三十三下筆立就應繇傳帝一夕召繇草麻  
夜四鼓上制皆就程必傳寧宗崩丞相史彌遠矯詔廢  
皇子竑而立理宗必直禁中一夕草七十五制遼史道  
宗時廷臣薦馮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特召試  
之明史劉定之在閣奉旨製元宵詩中使卻立以待立  
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屠隆嘗戲命兩人  
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詩咄嗟之間二章并就又與人  
對奕口自誦詩使人書之書不逮誦也陳際泰爲文敏  
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万餘首此皆文思最  
速見於史傳者也又唐書王勃傳勃兄勸爲鳳閣舍人  
會壽春等上王出閣有司具議忘載冊文羣臣已立乃  
怡其闕宰相失色勸召主吏分占其詞案然人之嗟服  
則并有不起草而臨時口占者又與此存杜弼同一神  
速也

畫家代筆

韻石奇筆談謂東坡時有丹阳人高述能仿公畫趙松  
雪時有京口人郭天錫仿松雪畫遍肖董思白有門下  
士吳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畫薦授中書爲諸生時  
思白頗拂拭之後思白官京師諸祈請思白翰墨者思  
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去楚侯寓舍  
綾素堆積多於思白架上也然則今世所傳思白墨蹟  
大抵皆楚侯畫耳



六朝文人相輕

班固論揚雄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故輕其畫王充論衡亦云畫工好畫古人不肯圖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貴鶴賤雞鵠遠而雞近也揚子雲作法言張伯松不肯觀以同時也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必以爲金匱矣劉勰文心雕竜云韓非儲說始出相如子虛賦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非同時則賤哉此皆以同時見輕固世情之所不免然枕非彼此相忌而相軋也劉勰又云班固傳教文在伯仲而固強教謂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

也則此習自古已然北史魏收傳收與邢邵俱以才名互相訾毀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收從叔季景亦有才名李庶謂收曰霸朝遂有二魏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邢翰之比卿耶翰陳紀伯之子愚癡有名者也收以季景方之邢邵傳袁翻以文章位望稱先達嘗有貴人初授官大宴客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必托已爲讓表主人竟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謂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貫黃紙寫而送之此皆文人相輕之陋習也隋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多不解乃發憤讀書後爲文以示松、亦多不解此則



非相輕而以相厉固不得以好勝議之矣

### 竊人著述

顧寧人謂昔人著述往往自藏其名而托之於古人如張霸百二尚書之類今人則好竊人詩文以為己作此誠凡尚之愈凌愈下也

梁溪漫志云世所傳地里指掌圖檢精博自是以傳乃托之東坡則宋人著書尚有托于他人者

然昔人亦有竊人著作者蔡邕疏云今待詔之士或竊成文虛冒姓氏是漢末已有此凡世說向秀註莊子未竟而卒郭象遂竊為己注劉勰亦云排人美詞以為己力室玉大弓終非己有南史徐廣傳高平郡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者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室之徒賴

有著述傳後宜以為惠紹不與後法盛詣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唐摭言李播典蘄州有李生者以詩投播覽之駭曰此僕旧作何乃見示生愧懼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乞見惠播曰僕老為郡牧此已無用便可相借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文盧尚書播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表文何復冒此生惶恐曰承公假詩則并荆南表文一併見假播大笑而遣之葉石林玉潤雜書楊衡有一鶴聲飛上天之句最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自至京追之既怒問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乃解明楊士奇跋三礼考註云此書本吳



澄所作旧藏康震家後有尋壁者從康之孫求得之遂  
掩爲己作余見其所錄初本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  
曰有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旧字而書之其迹  
尚隱然可見此皆竊人著述之故事也至如玉潤所云  
宋之向從劉希夷求年、歲、花相似歲、年、人不  
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則竊書賊而并爲盜矣  
按史記多采尙書孟子左傳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等  
書或全用其文或摘敘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  
前皆取史記而刪節之又史記秦本紀贊全用賈誼  
過秦論班書陳勝項籍傳贊亦全用過秦論及史遷  
項羽贊此則書各專行不嫌引用并非掩其美爲己

有也

### 武將能詩

王阮亭歷述古來武將能詩者宋沈慶之梁曹景宗北  
齊斛律金北齊書斛律金不識字初各敦以其雅乃改名金枕以爲雅司馬  
子如你屋况之甚字始就則其所唱數勒歌蓋本其國俗歌唱非  
高敖曹唐王智興宋曹翰岳飛明郭定襄湯勳戚繼  
光凡十一人阮亭所徵引博矣然如郭威諸公本有詩  
名固亦不足爲異此外又有絕無詩名而其句可流誦  
者霍去病歌曰四夷旣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  
兮載戢干戈兮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  
永無疆兮親、百年各延長兮南史梁武製武宴詩三  
十韻示羊侃侃卽席上應詔周羅睺參宴席陳後主曰



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孔範曰羅喉執  
筆成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北齊韋高故曹好爲  
詩言甚鄙陋然其祭河神文曰河伯水中之神故曹地  
上之虎行經居所故相酬決亦自爽快可喜則不特隴  
種一曲也後周韋武將高琳在文帝席上賦詩云寄言  
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  
若弼贈源雄詩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官勿使麒麟上  
無我二人名唐韋契苾何力本鐵勒人入唐爲名將梁  
修仁新作大明宮成植白楊於庭以示何力曰此木易  
成不數年可成何力不言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  
人修仁愧謝改植桐以蕃將能詠詩切諷尤絕奇也渾

瑊嘗慕司馬遷自敘乃作行紀一篇其詞不自矜大  
不言能詩而操筆自敘則能文可知北夢瑣言高崇文  
席上咏雪詩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將軍那  
箇驍兒射落雁白毛空裏亂紛紛羅紹威武夫乘時竊  
據乃好爲詩慕羅隱詩恣之爲叔自名其詩爲偷江東  
集以隱詩号江東集故也朱全忠起盜賊每覽太原記  
室李習吉圭檄恨不得此人嘗曰以鄙夫之智算得習  
吉之才筆如虎之附翼也則全忠豈不能詩而其解文  
豈可知至如高駢之煉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  
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依稀似曲幾堪  
聽又被仄吹別調中等句則豈工於詩者亦不能及矣



楊文公詩苑載武將劉吉文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飯  
釣魚復漢隱居詩活載武將張師本詩云曰將封侯盡  
降王賜姓畝又分處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梁  
溪漫志記韓蘄王初不知畫晚年能作小詞其復江仙  
一首云冬日青山蒲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  
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云々又七修類稿及錢琦  
浴測記元伯顏南征回詩云霞掃凡煙過嶺馳王師到  
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此或他  
人托爲之伯顏元初蒙古人豈服瀆畫作此惟張宏範  
有淮陽集如瀆李唐傳詩云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  
侯也快人具見英雄本色詠燭淚之蠟花本是無情物

特向人前也淚流亦復纏綿有致王文祿竟興慈記徐  
武寧病亟太祖親臨問之達口古曰聞說居王臺駕來  
一花未謝一花開蓋汎衆賢之待用也又万歷中蕭如  
薰爲保定總兵能詩士趨之賓坐常滿此皆武將之能  
詩者記之以補阮亭所未備

關將

類要云兩陣旣立各以其將出關渭之挑戰王阮亭池  
北偶於渭古來真有關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而引  
劇談錄白敏中討吐蕃有緋衣酋出陣召漢軍關有  
潞州小將馳馬出射中其頂拙劍踏之於鞍又李復淮  
將白孝德斬賊將劉童仙及五代史周德威生擒陳夜



義事爲證然不特此也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棼傅云公子友謂莒棼曰各二人不相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是春秋時已有此事矣漢書漢王與項羽軍廣武之間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爾智不能關力又羽使壯士出挑戰漢將樓煩輒射殺之三國志註引英雄記郭汜攻長安呂布謂汜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來救乃各兩罷晉書載記劉曜使平先追陳安安左手執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遠則馳射平與安戰三交奪其矛而還宋書衡陽內史王應之與何慧文捨軍身戰所慧文八創慧文所應之所足殺之南史魯爽反薛安都討之爽世梟猛安都直前刺之應手倒焦度與魏豹皮公遇交樂嗣豹皮公墮地陳慶之在懸瓠城魏驍將堯雄子宝樂最勇求單騎校戰慶之子所躍馬直趨宝樂魏軍潰散梁書柳仲禮在青塘與侯景戰稍將及景爲支伯仁所肩遂遁陳書北齊師至呂梁有西域胡善射吳明徹謂蕭摩河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河乃馳馬衝奔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摩河擲銃覘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徐嗣徽驍將鮑磳以小艦殿後周文育跳入磳舟斬磳仍牽其船而敗北史魏宗室可悉陵從征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鬪兩槩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恐其救至不及拔劍



以刃戾其頸斫之後周與北齊戰周將王雄追斛律光  
、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文餘媚  
光曰不殺爾當生擒以見天子光射中雄額雄退走至  
管而卒蔡祐河橋之戰東魏令厚甲長刀者直取祐、  
俟其進至十步乃射之正中其面便以稍刺殺之北齊  
韋綦連猛傳突厥逼晉阳陣中一騎將超出來關猛挺  
身独出與之相對刺賊落馬因即斬之後周韋侯莫陳  
崇討万俟醜奴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擒醜  
奴衆莫敢動隋韋竇榮定征突厥阿波可汗遣人指矣  
厥曰士卒何罪但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乃遣  
一騎挑戰榮定遣史万歲出應之万歲斬其首而還楊

義臣傳漢王諒反遣喬鍾葵圍代州鍾葵有將王拔駘  
勇善戰義臣患之募能当拔者有車騎將軍王思、靖  
当之義臣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乃投觴於  
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爲拔所殺唐韋單雄信直趨秦  
王尉遲敬德躍馬大呼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王世充  
子琬在竇建德軍中乘隋帝馬鎧甲華整以夸衆敬德  
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出擒琬故秦王討劉黑闥、將  
高雅賢單騎逐李世勣、將潘毛刺之墜馬秦叔宝傳  
每敵有驍將夸耀秦王輒命叔宝取之刺於万众中無  
不如志薛仁貴傳征高麗時高麗有善射者殺官軍十  
餘人仁貴單騎出擒之王难得傳土番贊普子郎支都



特勇乘名馬挑戰難得馳出直斬其首室韋會改普洛  
擾邊劉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敵張伯儀傳伯儀與李  
希烈將戰敗賊追及伯儀奮力禦之兩刃相向不得下  
會救至乃免五代史劉守光將單廷珪與周德威遇於  
童頭固曰今日必擒周阳五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  
威側身避之奮搥反擊廷珪墜馬遂擒之此又德威鬪  
將之一事不特阮亭所云擒陳夜叉也秦宗權使張晳  
圍汴屯於亦岡汴將張啟厚與晳獨戰陣前晳憊而却  
諸將乘之晳遂敗啟厚又從攻時溥見梁將陳璠叛在  
溥所矚目馳騎直往取之晉李存孝救李罕之於澤州  
梁將鄧季筠出戰存孝舞袖擒之楚王殷使子希範討

高季興季興從子名從嗣單騎造楚壁詰與希範決戰  
楚將廖匡奔出關拉殺之夏魯奇從攻幽州劉守光有  
將單廷珪元行欽皆驍勇魯奇與二將鬪輒不能自解  
兩軍皆釋兵觀之宋史王君万傳君万略地忽一騎躍  
出矛將及君万側身避之回擊斬其首乃羌酋藥廝逋  
也侯益傳益初從唐莊宗與梁戰梁將李立李建以驍  
勇聞益挺身出關擒二將以敵侯延廣傳延廣獨與賊  
將劉渥鬪於大樹下斫其右臂張玉傳築青澗塔夏兵  
來爭有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筒出關取其首及馬還  
郭遵傳夏兵來寇陣出驍將楊言當遵揮鐵杵破其  
腦玉珪傳夏軍有驍將持白韞植槍罵曰誰敢與吾敵



者槍直傷珪右臂珪左手以鐵杵碎其腦又一將以槍進珪挾其槍以杵擊殺之岳飛傳飛戰太行由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兀大王趙立傳兀术攻楚州立擁六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決戰有兩騎突出立奮矛刺之俱墜奪其馬而返再遇傳雲壁之戰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砍其腦金將墜馬死金史太祖單騎追麻產麻產棄馬入葦中活蠟胡來問太祖曰此何人太祖曰麻產也活蠟胡遂進擒之以出毛子廉傳子廉入險阻中爲盧彥倫所圍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射中其一其一人挺槍殺中子廉腹子廉避其槍與戰生擒之乃彥倫健將孫延壽也元史楊子

橋之戰姜才軍中一騎躍出直趨張宏範宏範旋書返迎刺之應手而斃張柔傳攻宋滁州宋驍將突出執柔書曳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鬪柔乃得還燕帖木兒傳王禕自上都興兵至榆河燕帖木兒禦之阿剌帖木兒以戈刺燕帖木兒將及燕帖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斫之中臂明史熊天瑞據顛常遇春圍之天瑞養子元震竊出覘兵遇春亦引數騎出杵與遇元震不知常遇春遇之始覺遂單騎前襲遇春遣從騎揮刀元震奮鐵搥且鬪且走遇春曰壯士也舍之傳友德守徐州擴廓遣將來攻友德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遂敗去庭聞述略記也先入寇時有一騎舉旗一騎挾弓矢將薄



城下石彪出城一斧砍落其首又彙書記成化末劉千斤作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僧直入賊營謂千斤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氊裹兵器醮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爲負汝負則當面縛以降賊許之兩人鬪至暮賊衣污滿乃詣軍門降又柳軒叢於黃得功裨將林報國被賊趙虎誘殺得功直入其陣斬虎有少年賊号無敵將軍者馳至欲取得功、立擒之橫置馬上而飯此皆近代鬪將之事也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号令不存氣勢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爲將者有恃衆之意而謀多疎爲兵者亦有恃衆之心而戰不力自三代以後能以多取勝者惟王翦滅楚以六十七萬人韓信破趙以二十萬人垓下之戰漢兵六十萬人裴行儉破突厥擒阿史那奉職以三十萬騎郭子儀收復西京以三十萬衆明太祖取中原以二十萬衆征雲南亦以二十萬衆耳其他如冒頓以四十萬騎圍漢高於平城突厥始畢可汗以數十萬騎圍隋煬於雁門契丹以三十萬騎敗周德威於新城蒙古濶端以五十萬衆破曹友聞於大安軍此又當別論蓋北俗号令簡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勝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陳友諒亦以二十萬衆然友諒是時且六十萬則不可謂明兵之多也



其以多致敗者長平之戰趙括兵四十萬爲秦所坑章  
邯攻趙項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萬其多可知也漢高  
以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爲項羽三萬人  
所破溺死者二十餘萬竟且以二十萬救奔韓信擊斬  
之吳王濞兵二十餘萬周亞夫擊走之新莽時王尋王  
邑以四十二萬兵圍昆陽爲光武所破銅馬堵賊合數  
百萬亦爲光武所破官渡之戰袁紹兵十餘萬曹操兵  
僅十分之一擊破之赤壁之戰曹操治水軍八十万周  
瑜以三萬人破之劉聰以十餘萬陳於洛西石勒以四  
萬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  
其先至者已三十萬乃爲謝元等八萬人所敗呂光攻

龜茲、王帛純引檜胡諸國兵七十餘萬爲光所敗  
葛榮向京師衆号百萬爾朱榮兵七十衆寡不敵葛榮  
聞之大喜令其衆解長繩以爲至便縛取爾朱榮乃爲  
奇兵大破之及爾朱兆以二十萬攻鄴高歡馬不滿三  
千步兵不滿三萬大戰破之渭曲之戰高歡將二十萬  
衆宇文泰不滿萬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  
兵破歡十萬餘乃於戰所準當時兵數人種柳一株以  
旌功灰切千株後宇文泰又與歡戰兪斬高敖曹然是  
日置陣旣六首尾懸遠彼此不能相知遂大敗燒管而  
遁則亦以兵太衆也隋文帝滅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  
一万八千皆受晉王節度然賀若弼韓擒虎先人建康



擒後主兵纔八千耳其時陳將魯廣達等陣於白土岡  
直二十里乃爲賀若弼等所破煬帝征高麗凡一百十  
三萬人餽運者倍之竟潰於薩水宇文述等九軍共三  
十萬先度遼其脫敗者僅二千七百人竇建德之救王  
世充也置陳虎牢下長二十餘里爲秦王所擒突厥犯  
塞黑齒常之以二百騎破其三萬騎安祿山之反也潼  
關之戰哥舒翰以二十萬衆爲崔乾祐所敗尹子奇兵  
十三萬張巡許遠以六千八百人敗之九節度之師潰  
於相州步騎共六十萬黃巢入潼關兵六十餘萬呼聲  
震河華及據長安李克用以四萬人破之契丹將阿  
古只以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石晉杜仲威以三十  
萬衆擊遼將高漢翰以三百騎殺其先鋒餘兵皆走  
遼天祚使蕭乂里步騎十萬討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  
百至者僅三之一力戰破之遼又使邪律訛里朶等騎  
二十萬步卒七萬來伐阿骨打又敗之於阿婁同遼又  
使蕭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討女真元遼主自  
將亦俱爲阿骨打敗於護步答岡張浚富平之敗兵四  
十萬人馬上萬匹宋將黃廸等以兵三十萬柵於文水  
縣金突合連以兵九千敗之殺八萬餘人時康民率兵  
十七萬擅不野敗之又以騎二千敗淮南兵十萬餘人  
及和尚原之戰兀朮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仙人關之  
戰撤離喝亦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劉麟劉猷三十萬



衆楊沂中等破之於藕塘夏人二十萬騎李顯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順昌之戰兀朮韓常兵十餘萬爲劉錡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餘萬盧允文敗之完顏九斤朔沙虎以四十萬衆伐蒙古敗於會河堡銀青衆二十萬亦爲蒙古木華黎所敗已而蒙哥以五十萬衆敗於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萬圍廬州爲宋杜杲敗去賈似道之潰於江上也兵十三萬凡此皆以多致敗歷、可考者也其以少擊衆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後秦姚萇以千餘兵破雷思地三萬餘衆乃命軍士各植一木於柵孔以旌功或疑管地大小長曰吾自結髮以來未嘗如此以少勝多者止以小爲奇耳高昂以十餘騎破爾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騎破尉遲迥精甲三千薛万徹以百騎擊敗竇建德兵十萬薛仁貴以卒二千攻扶餘殺萬餘人馬嶙從李光弼攻史朝義於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敗其衆十萬光弼曰吾未見以少勝多如馬將軍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萬騎遮山口嗣源以百騎衝破之楊業以數百騎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殺其將駙馬蒲咄李劉溝堡之捷劉昌祚以二千騎敗夏人萬騎李師中上其功謂西事以來以少抗衆未有如此者燕達以五百人抗夏人三萬騎九戰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



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以鬼背八百破兀朮於順昌  
又以五百破之於朱仙鎮皆敗其衆十餘萬金完顏陳  
和尚以四百騎敗蒙古兵八千於太昌原而尤最奇者  
宋武帝微時以數十人覘孫恩遇賊衆數千便與戰所  
將人俱死帝獨奮長刀所殺傷甚衆南奔周盤竜子奉  
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騎圍之一騎走還報奉  
叔已歿盤竜馳馬奔入時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  
見其父復躍馬入父子兩騎索繞於數万人中虜遂大  
敗陳侯安都以十二騎破奔陣禽其酋同乞伏無芳又  
刺東方老墜馬蕭摩訶與北奔戰於呂梁以七騎破奔  
軍奪其大旗及周滅奔遣將爭呂梁有精騎數千摩訶  
領十二騎入周軍斬殺甚衆陷張須陁以五騎覘賊遇  
賊裴長才等二萬奄至圍之數百重力戰而山唐王君  
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衡等兵一萬朱之悌應募擊驪州  
蠻與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撩動即死賊七百  
人皆不敢動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擊走遼兵於混  
同江劉整在宋時以十二人入金信陽軍擒其守時以  
爲唐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今整更少乃畫其号曰賚  
存孝元渾察征乞失哈里敵兵二千渾察以勇士五十  
人破之揚子橋之戰張宏範以十二騎渡水敗姜才軍  
明初洛水北之戰常遇春以單騎入元軍敵二十餘人  
刺之遇春殪其前鋒一人大呼馳入壯士從之敵遂大



潰傳友德攻山西擴廓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却  
之丁德興從攻淇山寨以百騎破賊數千成祖靖難兵  
起款台以十二騎破南兵三千人東昌之戰薛祿以五  
十騎敗南兵數百又皆古今所罕覩者也按癸辛雜識  
賈似道命廖堂中刊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  
赤壁肥水之類成一書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其書今  
不傳今姑撮者史所載於此

取蜀將帥不利

洪容存歷敘古來中國取蜀將帥多不利漢伐公孫述  
大將來欽岑彭俱被刺客之禍魏伐劉禪大將鍾會鄧  
艾皆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純茂大將郭崇  
韜皆不得其死朱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  
而受黜此北宋以前可歷、數者也元憲宗率兵入蜀  
攻重慶被傷卒於釣魚山下明湯和傅友德取蜀和被  
鑄責不賞友德虽獲賞而終不得其死則取蜀將帥誠  
不利也

臨陣不自標異

淮南子云將軍不敢騎白馬蓋懼其易識也蒼梧雜志  
亦云古戎服上下一律皆赤色恐戰有傷殘或沮士氣  
故衣亦使血色不見也所以左傳有均服振、之語甕  
牖間許亦云軍主不可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也宋  
南渡以前戎服枕皆用緋紹興末乃變而用皂色云今



按左傳受況之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鄆陵之戰石首納旌於彀中得免南齊主殷孝祖懷戰以麾蓋自隨軍中相湄曰殷統軍可湄死將矣是日果中流矢死北史芒阴之戰高放曹輕敵建麾蓋帳陣西人盡銳攻之遂爲魏所殺賀拔勝從周文望見高歡麾蓋出精兵擊之歡幾爲所獲王思政戰河橋從者死盡思政創重亦肉絕於積尸中思政久經軍陣每戰惟破衣敝甲敵人不疑其將帥故得免夜半而逃遂故五代史周德威之擒陳野乂亦微服雜卒伍中伺野乂過以鐵錘擊之墮馬遂擒之甕牖間評王則叛只州常裹花帽人見而識之遂擒獲至死終不去花帽宋史李成見劉光世張

蓋行陣不分胄知爲主帥俟兵圍之王德突圍擁光世出金史夏人攻會州郭蝦蟆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甲一箭殪之此古人遺法蓋陣上不自標異有急則易免難且可出人不意以制勝也然梁魏交戰韋叡乘板與督后將士勇氣無敵周奔芒山之戰周將蔡祐著明先鐵騎所向無前奔人咸曰此鐵虎也皆避之薛仁貴後征高麗未知名欲自顯乃着白衣持戟腰弓所向披靡太宗望見乃召之李晟圍朱泚於長安每戰必錦裘繡帽以自表韓世忠之圍淮揚也亦錦衣馳馬立陣前以致敵此又威名勇略足以懾敵不可以一律論者

南未解散降兵



爾朱榮既破擒葛榮其衆皆降爾朱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其居止於是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而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入服其處分棧連唐書秦王世民破擒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即日散遣使還鄉里蓋乘其潰散之勢遣之使還莫不弭帖而去衆既無主自不能復嘯聚爲亂而我亦免安插供饋之煩也

### 兵富難戰

後漢書度尙傳尙破賊卜陽潘鴻等独未殄滅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潛焚其官珍積皆盡獵者故皆泣因勞之曰賊財宝山積足富數世浴肩但不努力耳乃人々爭奪大破平之

### 紙鳶木鵝畫獅

臺城之圍梁武以紙鳶告急於城外而援師莫有進者金守汴日爲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宮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以此退敵難矣然唐張奭守懷洛爲田悅等所攻馬燧等救兵未進任急以紙鳶放過悅管悅射之不及乃落燧管言三日不救洛人且爲悅食燧等遂進解圍是紙鳶亦有時濟用隋東都被圍越王侗以木鵝隨水而下冀達江都求救而卒無救至明傅友德取蜀既破階文以湯和兵在重慶無以通声息乃作木鵝數百隻取階文月日投之江順流而下和果得之遂進兵而全蜀俱下宋宗慤征林邑々々以象來戰慤



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以鬪象果奔唐朱滔  
繪帛爲獅梟狀蒙以猛士數百馳入李維岳軍馬驚遂  
敗去明張輔征安南賊驅象來輔以畫獅蒙馬衝之賊  
亦潰然金石抹虎兒欲爲假獅以禦元兵作面具如獅  
狀以青麻爲尾繫大鈴於頭使敵馬驚駭張天綱笑之  
同一物也而異效如此

### 火馬火槩

左傳吳闔廬敗楚師至於郢楚王使鍼尹執燧象以奔  
吳師註火繫象尾也史記出單守卽墨收城中牛束兵  
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縱之燕軍牛尾熱  
怒而奔燕壯士從之遂破燕軍此火牛燧象二事人所

共知也

宋王德封印書、亦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  
可一不可二乃方矢有榮牛也存遂破賊

後漢書楊璇爲零

陵守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以囊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將馬居車前噴凡鼓灰因以火烧布、  
然馬驚盡突賊遂破之則又有用火馬者宋史趙通傳  
通攻晏州賊據輪縛大同陟峭不可上通令上下從山  
後挽藤葛而上得槩數十頭束麻灌以膏蠟縛於槩背  
及賊柵燃火炬槩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槩竄其上火  
輒斃遂破賊柵則并有用火槩者又前人未出之奇也

### 陷敵脫脫

李廣爲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廣僞死脫其旁  
有一兒騎善馬忽騰而上因抱兒奔數十里取兒弓射



殺追者乃得脫其後有絕相類者南史宋魏交兵參軍  
王羅漢爲魏所擒鎖其頸使三郎將守之羅漢夜所三  
郎將首抱鎖亡敵比史後周李弼從周文帝與奔神武  
戰河橋爲奔所獲陽隕絕於地晚其旁有馬乃躍而上  
得免隋韋麥鐵杖爲賊所擒賊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  
至凌亭衛者鮑食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皆盡悉割其鼻  
懷之以敵唐韋段志元從討王世充馬跌爲賊所擒兩  
騎夾持其髻將渡洛忽騰而上二人反墮復奪其馬馳  
敵明史顧成從攻鎮江與勇士千人入城被執十人皆  
死成躍起所縛仆持刀者脫敵導衆入城克之靖難兵  
起薛祿戰敗爲平安所執奮脫縛拔刀殺守卒馳還復

戰

事急爲僕隸免禍

左傳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  
僕操筆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  
疑竟出公羊傳云鞏之戰逢母父面目與項公相似代  
項公當左使項公取飲項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項  
公用是供而不反左傳亦同漢韋王林卿通輕俠爲不  
法何并捕之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  
乘車而身自變服并斬奴頭而還三國志曹操圍呂布  
於濮陽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及戰敗布騎  
追操問曰操何在操始之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



而操得出通鑑晉元帝睿初在鄴逃畝會成都王穎先  
救渚閔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  
自後來以鞭拂睿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  
乃聽過南史王慧童家爲劉裕所誅慧童年十四爲沙  
門僧彬所匿送之過江爲津人所疑彬曰此隨吾受業  
者乃免王華父歆從王恭起兵、敗逃走華隨沙門釋  
曇冰逃使華提衣僕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  
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衆乃不疑遂免  
袁昂父覲既敗昂藏於沙門、將以出閔吏疑非常  
人沙門杖而詬之遂免北史西魏宇文泰與東魏侯景  
戰馬驚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  
罵之曰曷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遂  
得逸唐朱泚之亂禁城門毋得出朝士曰、往、易服  
爲僕潛出事固有相類者、  
五代史後唐諸將各自淪功李嗣源獨無或問之嗣源  
曰渚君好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按此渚亦有  
所本晉書西陽夷反太守楊珉會僚屬茂拒賊朱伺獨  
無言珉問之伺曰渚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唐書號  
王巨傳安祿山反張垆薦巨有謀略召至京師楊因忠  
忌之謂曰比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用手巨曰誰爲相  
公手打賊者歐陽史蓋本此也



縱敵

丁公爲項王將逐漢高祖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爾  
賢豈相厄哉丁公乃引兵還慕容紹宗旣破侯景亟追  
之景使人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又高  
歡使彭樂追宇文泰之窟窟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  
日豈有汝耶遂還唐李室臣討田承嗣屢立戰功朝廷  
遣中使勞之室臣贈以百緡中使怒擲於道王武俊說  
室臣曰令公新立功豈子尚爾若寇平後以一詔召  
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室臣遂有玩寇  
之志宋威擊王仙芝等阴與曾元裕謀曰昔屢勦滅康  
承訓即得罪吾屬亟成功其能免乎不如由賊劉巨容

破黃巢於荊門或勸之窮追巨容曰國家好負人有事  
則撫存將士事寧則棄之不如由賊以爲富貴之資又  
左良玉追張猷忠急猷忠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宝暗良  
玉曰猷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  
無猷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事極相類

懸賞購賊

宋夏竦判永興軍募擒趙元昊者爵万户侯元昊合募  
得竦者與錢三千明季楊嗣昌督師募擒斬張猷忠者  
賚万金爵侯翌日督師幕府自堂皇庖湍遍題有斬督  
師者賚白金三錢古今事固有相類者東魏高歡攻魏  
玉壁不能克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



尉封開國郡公賞帛万匹城主韋孝寬手題畫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韋此安丙傳金人揭示境土得兩首者與銀絹二万匹兩則枕未肆侮也

賊稱

晉韋南燕載記泰山民王始聚眾僭号爲官兵所獲煥刑或問其父兄所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独無聊賴其妻咎其正坐此口始始謂妻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哉五代史劉守光僭帝号爲唐莊宗所擒將刑守光乞哀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一呼其妻曰皇后一呼其夫曰皇帝正可作對也

陔餘叢考卷四十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吳起嘗學於曾子後乃残忍好殺爲名將所學與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而尤莫甚於李斯史記李斯傳斯少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独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爲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于世乃反而爲急功近名之術以佐秦定天下及功旣成自知非爲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議



已故盡毀者盡以滅帝王之迹欲使已獨擅名耳

趙高志在報讐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為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琬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敝國中云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史記魏豹立為王薄姬之母納薄姬於其宮許負相姬云當生天子豹聞之乃反後豹被誅薄姬得侍漢高祖生文帝果為皇太后新唐書憲宗孝明皇后鄭氏本李錡妾有相者謂氏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為侍人遂反錡誅沒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立尊為皇太后五代史李守貞子崇訓娶符氏有術者能聽八声以知貴賤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至符氏声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方有異志聞之益自負曰吾子婦枕為天下母吾有天下又何疑哉於是決反後為郭威所誅符氏遂歿周世宗為紀室果為皇后然亦有徒死而不驗者唐書羅藝傳有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嘗謂藝妻當母天下妻令視藝曰妃之貴由於王藝夫婦信之遂反後被誅又張亮謂公孫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為王太姬遂反後



亦被誅而藝專亮妾皆不驗

蔡邕女甥多貴顯

陳繼儒云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值亦不言邕無子書來以授王祭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祜以賜 皇后也

王羲之為雲南先師

元史張立道傳雲南未知尊孔子皆祀王逸少為先師

立道至始立孔子廟設學校擇蜀士為之師雲南始知

尊孔子按唐書先天元年南詔晟羅皮已立孔子廟於

國中又漢書司馬相如入蜀西南士人盛覽從學能以

授鄉人滇之文教始開章帝元和初滇池出神馬甘露

降白馬見乃建學立師則滇之有學校已久矣元史所

云恐不足為據

唐武后能容直臣

武后之嚴刑濫殺縱周興來俊臣等荼毒善類固古今

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測者方其竈薛懷義時蘇良

嗣遇懷義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而朱敬則疏指陞

下內竈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柳

謨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詳自云陽

道壯偉堪充宸內俱奉無礼無義溢於朝聽見旧唐書張易之傳葉石林以

為穢史宋璟劾張昌宗引妖人占已有天分武后欲救之相



彦範疏諫謂陛下以替履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之穢跡宜乎老羞變怒立賜誅夷乃於良嗣之批懷義則置若不知於敬則、勞之謂非卿不聞此賜綵段百匹而彦範璟亦不聞斥責也懷義等憾此數人次骨牀第間所以媒孽之者宜無所不至后始終不爲所動陸贄所謂天后收人心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固亦英主之所爲也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中宗之召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知之其矣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畫仁傑傳易之向自安計仁傑勸迎廬陵王吉頊傳易之以兄弟竇盛謀自全計於頊、曰公家以竇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各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土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弟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頊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頊奈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因穢之朝欲濟大事固有非正人所能爲而反藉孽倖以集事者

趙普遇合

孫公談圃謂宋藝祖生西京夾馬營前有趙學究聚徒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後遂館於宣祖第趙學究卽普也則藝祖嘗受業於普矣然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



點記皆言宋太祖入滁之始趙韓王教村童於山下太祖訪向得之用其計俾爲鄉導取道清流閑側蘆子乳浮西澗入白北門直持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聞變躍其愛馬号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一劍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又厚德錄趙普初爲滁州判官太祖至滁與普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命普訊之所全活甚多是二說魚不同然大概可見普之遇太祖在滁也按宋史普爲永興節度使劉訢從事周世宗兵至淮上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適宣祖卧疾普朝夕侍側宣祖乃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後遂辟爲推官掌書記所至輒靖以自隨則普之遇太祖在滁無疑於圃所記或得之訛傳也

### 滄浪亭

姑蘇滄浪亭世但知爲蘇子美遺址而不知子美前後凡數易主按子美自記謂訪者故老錢氏有國時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葉石林詩話則謂錢氏廣陵王所作慶歷間蘇子美摘廢以四十千得之傍水築亭名曰滄浪歐陽公所增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万錢者也子美死後爲章僕射子厚所得廣其故址爲閣爲堂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侯得之斝其下皆嵌空大石千餘株亦廣陵旧物益以增累遂雄冠一時是子美後又屬之章相矣石林又云王元之爲長州縣令無日



不攜客醉其上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  
醉鄉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有詩  
云八年唯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宦退師堪矣當年王學  
士功名未有便吟詩則章惇後又屬之蔡京矣洪邁對  
兩編又謂子美賈時僅用四十千今爲韓蘄王家所有  
價直數百萬矣則蔡京後又屬之韓蘄王子孫也然至  
今言滄浪亭者但知有蘇子美而章蔡韓三氏莫有記  
之者豈非富貴勢力之不可恃而文人凡流文采可以  
久而不泯乎飯霞川滄浪亭記謂子美之後有禪者居之改爲大雲庵二百  
年未寺僧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旧大雲庵復改爲滄浪亭  
此魚於子美後游易名章蔡韓數三亦及洋考然宋元以  
未廢爲僧寺、又改爲今之滄浪亭則題廢又可見

蘇東坡秦少游才遇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独往來縹緲孤鴻  
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  
汀冷此東坡詞也野客叢書記坡至惠州居白鶴觀其  
鄰温都監者有女年十六聞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則  
其女徘徊牕外坡後知之正呼王媿爲媒適有海南之  
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聞之乃作此詞以記當日情事  
也又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  
是知其爲少游請於母願托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柳  
江幸自繞郴山爲堆流下瀟湘去者也念時事嚴切不  
敢偕往既所及少游卒於藤篋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  
得諸夢卽逆於途祭畢飯而自縊以殉按二公之南皆



逐客且暮年矣而渚女竹爲之死可見二公才名震爆  
一時且當時凡尚婦人女子皆知愛才也

癡牖間評以此爲東坡在黃州時事又云坡醉杭日與劉貢父兄弟遊西湖忽有一女子駕小舟來自敘景慕高名無田得見今已嫁爲良專向公遊湖不憚呈身以遂景慕之忱願賦一曲坡乃爲賦江神子詞以贈之其末句所謂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者也

###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孫

宋史韓琦有孫曰浩守濰州建炎二年金兵攻城浩率眾距守城陷力戰死稗史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靖康中赴官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各卽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耶通夕痛飲而死吳師道棲真寺記蘇轍子遲建炎初以秘閣出守婺州疏請減本州歲貢羅詔從之金史列女傳蘇轍家於

許其後蘇嗣之母白氏少寡常於宅中祀東坡穎濱二像許州被兵時辭兩先生像自縊死則蘇氏不特有賢子孫且有賢婦矣稗史元兵入閩執朱晦菴曾孫浚欲降之浚曰豈有朱晦菴後而失節者遂自殺則朱子後亦有人也然朱子浩錄湄叔黨爲梁師成妻持服而何燕泉餘冬序錄又記朱浚爲浙漕每有畫至賈似道必稱万拜人因謂之朱万拜則其居官時似亦不能自守者謝枋得集有薦朱山長畫云朱文公會孫名沂字泳道守貧不仕嘗曰吾家侍郎總領幾漕即浚也受知宰相以文公之故膺仕可啞手得終爲一俗吏旣無補於世道徒有泰於家声據此則朱子曾孫名沂者乃節士而名



浚者俗吏也其被執自殺之事不見於史惟元人劉麟  
瑞作昭忠逸詠五十首俱記朱末忠節內詠浚一首云  
身披薜荔去瓊琚迢遞南來八使車人隱考亭春自遠  
馬嘶春水雅雅行好狀名義垂千載不把衣冠辱四  
爲守彝倫先訓在潔身珍重返吾初則浚自殺之事乃  
稗史妄傳其爲完節不仕則有確據鄧光薦忠義傳張  
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緒孫也宋亡後起兵復衡山湘  
潭等縣兵敗被執欲降之唐罵曰宋紹興至今百五十  
年乃我祖公收拾撐拄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  
地下遂遇害亦見宋史文天祥傳又鄭所南集宋亡時  
趙淮被擒逼使至相州誘降淮湄城上曰此城是我祖  
我父所收拾語李制置決不可與賊、怒殺之是趙方  
有賢孫趙范有賢子此皆名臣子孫之不墜其家風者  
也惟文丞相子弟皆仕於元殊足爲玷其弟璧化元時  
或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出兄也唯時弟也豈可惜梅  
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元人劉洗有輓文、溪詩云平生惟客  
在後死有兄知自後死有兄知則其心  
似有可  
諒者又文山子昇仕元至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有  
輓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瀆史各居臣按昇本  
璧之子也丞相子道生佛在環生并流離中死丞相過  
南安遺人告先太師墓有云此令文子矣典祀事有姪  
曰昇我身是嗣并有詩寄璧云親喪君自盡犹子是吾  
兒可證也見吟嘯集又鄭所南集文丞相家人皆落元



人手独妹氏更不改嫁婿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  
燕山欲飲廬陵不可得是信國亦有賢妹也又宋史嘉  
定十四年金杞淮南有蘄州通判秦鉅與州守李城之  
竭力拒守城破死之贈秘閣修撰乃檜之曾孫也鉅之  
子浚澤皆從死此則好臣之後亦有守節者可謂能幹  
盡矣又文山子早於六全集贊卷七奉封贈世直卒

孫觀爲東坡子

蘇東坡詩曰

吾郡宋時有尚書孫觀相傳爲東坡遺體馮具區祭酒  
所云曰羨孫老得坡公棄婢而生者也觀所著有鴻慶  
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橋城中有觀子巷云是棄婢生觀  
以觀見坡之遺跡王阮亭則力辨之謂坡往相羨見一

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璠璣畧童子對曰翰

苑仙人錦繡腸卽孫觀也坡甚喜之據此則觀非坡子

明矣然其時已傳播其事至以之名橋巷何耶豈宋人

好名如童貫自托於韓魏公所出梁師成自謂坡公所

出耶按觀在靖康時附耿南仲偈和淺有不同淺者則

欲執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極其筆力

見宋史馬仲偈

高宗初召爲

中書舍人知制誥紹興二年又知懷安府以贓敗編管

象州則觀本非端士所云東坡子者蓋卽出於觀之自

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書爲恥也

蔡京宅修城

李忠定傳信錄靖康被圍之初忠定守京城運蔡京家



假山石疊門續通鑑綱目金人懼蒙古之攻修築汴京裏城募人能致甃五十万者遷一官百万升一等平陽州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訊察官霍定和突蔡京故居得二百万有奇准格遷賞一宅足供兩朝禦敵之用可見京當時營造之侈

### 岳忠武之死

岳忠武之死固由賊檜陷害然亦必因思陵有所疑忌故煥言得以中之蓋高宗初即位時集諸路勤王兵置御營司韓世忠已爲左軍統制張俊已爲前軍統制相沂中已爲殿前主管公事數人皆元從功臣思道入固

陸放翁德劬廟碑謂高宗用大元帥府張循王以山西豪傑首人侍帷幄其後忠高宗每習之波心日將之日從未待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万

武虽因劉幹薦見帝於相州僅予承信郎後積官於外未嘗一日在朝思陵之分道本祝諸將較淺其易於媒孽一也且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号如韓家軍岳家軍張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而張俊楊存中等則皆治第復安貪財殖產卽賢如韓忠武亦家於杭多管田宅是以思陵不疑独岳忠武引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義不治生產因母死葬廬山遂家焉初未置宅復安今杭州府学相傳爲忠武旧第乃召爲樞密副使之後所居其初固未嘗有此宅也兵權在握又不管生產爲子孫計想思陵不無顧慮觀韓世忠爲將時欲管新淦田思陵聞之卽專敕以賜劉光世靖以淮東私田易淮西



田詔即許之則思陵於堵將結其心而防其變固未嘗  
一日忘也德興廟記又謂金人堵和而一二重將未還者衛倫者咸謂非久長注張俊率先清罷兵權奉朝請於是遂始定是以

檜與張俊謀陷忠武欲其部將自相攻擊因及忠武父子使帝不疑乃手自具獄謂岳雲致書令張憲管還忠武兵柄万俟卨治獄又誣飛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以為有不臣心証佐既定思陵亦不能不信之而忠武之死決矣檜俊之計夫固有以窺思陵之隱而深中之也是時和議甫成檜擅國之日尚淺言官劾劫韓世忠帝犹能格其議不下王次翁謹事檜帝惡其人終斥去勾竈如淵亦謹事檜竟與奉祠去檜亦不能違也則忠武之死帝固與知之而小覩家及續通鑑謂歲暮

獄未成檜因其妻縛虎縱虎之治以片紙付獄吏即斃忠武於獄一似帝初不知者此特以其檜之惡而非當日實事也

岳墳鐵像

西湖便覽記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鑄銅為之乃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人被遊入槌碎万歷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添張俊一像惜乎今沒王氏張俊矣張待制集又謂万歷中司礼中貴孫隆添鑄張俊而為四按湧幢小呂王氏張俊二像乃巡撫王汝訓沉之於湖者也然今墓前又仍有四像不知何人更鑄又先有同知馬偉取一檜樹析榦為二



植岳墓前号分尸檜亦見湧幢小呂又杭州府志孝宗  
雪飛之寃改葬於棲霞嶺廢智果院爲祠賜額曰褒忠  
演福寺而輟耕錄謂王廟宋時賜精忠二字爲額元初  
墳圯王六世孫諱士迪者與宜興岳氏通譜合力起廢  
墳廟復完久之王之裔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廢壞且  
盡天台僧可觀訴於官湖州推官柯九思乃畝其田然  
廟寺尙無寸椽杭州總管李全初以爲己任邦明德爲  
作疏語郡人王莘父力任之於是寺與廟俱成申明中  
書省乃敕封如宋官号加保義二字此又岳廟之源流  
也元人白璉咏岳王縣尉復棲霞墓田事有詩岳鄂諸孫復墓田清明寒食起  
新烟道旁爲我添蒼檜山下加今哭杜鵑高廟神靈應悔此中原及交尚樓然  
西湖靡行人去却望棲霞轉可憐此縣尉蓋自韓士迪  
者七林清源有詩云孤塚有人來下馬六夜無樹可棲鳥

葉夢得周草窗

葉夢得所著石林燕語玉澗雜書避暑錄話等書周密  
所著癸辛雜識奇野語等書在宋人說部中最可觀  
洵能文之士也然夢得之依附蔡京密之依附賈似道  
卽其書可見按宋史毛注傳謂蔡京以夢得爲腹心胡  
安國傳謂夢得知臨安府以蔡京黨落職奉祠強淵明  
傳淵明與夢得爲蔡京死友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  
皆夢得等所爲夢得本傳魚隱而不書然以他傳參考  
之固不能掩也今觀其所著書中凡敘京事一則曰魯  
公再則曰魯公則夢得亦不自覺其盡露心曲矣周密  
於賈似道曾否造膝魚不可考然癸辛雜志內凡及似



道事無不寓迴護之意如敘演福新碑謂似道捨田方  
三千畝以爲寺僧贍口之資後似道敗寺僧倩人作碑  
大罵賈相則以寺僧爲無人理其敘韓震之死謂似道  
出師時先與震約如師不捷則震奉駕航海似道帥師  
至海上奉迎及似道師敗陳宜中反其計誅韓震議回  
守京師乃北軍旣入宜中仍挾二王航海走則賈韓之  
謀原非無見而宜中之反之而仍不免褒之者之可笑  
也又舉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學校諸事以爲其才不可  
及是其立論多爲似道訟寃想平日亦嘗受似道之盼  
睐故耳朱弁曲洧自謂釋文室嘗遊丁謂之門謂待  
之厚故文室作相山野錄頰左右之區、感恩知己之

私本欲爲所附者彌縫掩覆而不知欲蓋彌彰其自盡  
其攀附之迹也

謝皋羽 大石軒一頭 水歌大湖 謝山 蘇林 謝

世傳謝翱拊髮集謂翱曾在文丞相幕丞相歿翱常至  
嚴陵釣臺作歌有化爲朱鳥兮其鳴焉食之句以竹如  
意擊爲節歌嚴竹石俱碎然朱史忠義傳歷敘從文天  
祥勤王者鄒淵等十九人而無謝翱但有謝皋者乃死  
李成之雅非信國同事也信國集杜詩及吟嘯集凡生  
平同患難諸人無不見之歌詠亦無皋羽其人鄧光薦  
忠義傳記當時與信國同危難者亦無皋羽但有謝杞  
者秘書郎太学名士與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等



皆爲閩士之秀登進士第以文采重一府空坑之敗莫  
知所終豈卽臯羽耶或本名杞國褒後乃改字名耶宋  
濂集有翱傳謂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  
平署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又懷麓堂詩話元季東南人  
士重詩社聘工詩者爲考官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  
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則臯羽未嘗  
無其人也然曰元季恐誤

葛嶺大石佛

杭州葛嶺有大石佛一軀泗水潛夫所撰湖山勝概謂  
宣和中僧思淨奈願鑿成者也而陸雲士湖堧雜記則  
謂宋時有喻弥陀者兒時指多宝山大石奈願云異時

當鐫此爲佛及出家精於畫佛方臘之亂獨詣以一身  
代一城之命賊爲稍戢垂老鑿此石爲佛以償夙願或  
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  
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按較耕錄喻彌陀卽思  
淨也錢唐人喻其姓思淨其僧名也嘗建妙行院於北  
閩接待供僧三百萬畫何彌陀佛入於神妙相侍郎傑  
贊爲喻彌陀云然較耕錄謂彌陀鐫石爲大佛頭乃石  
所鑿成余丙戌至杭州見大石佛雄偉壯麗曾作長歌  
一首亦以爲全石所成及己亥再至杭正值裝修石佛  
乃知肩以下就山石鑿成而佛頭仍是草泥所爲非山  
石也



少林寺僧兵

僧兵起於少林寺日知錄已詳之并列舉古來僧兵十數事然尚有未盡者今補之後周韋弁主緯既被擒任城王潛執固守沙門來應募者亦數千人唐韋李李之少爲浮屠後去爲盜北夢瑣言高駘在蜀忽召開元寺僧千人遍笞之曰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是以厭之其後土人果髡髮執兵号大髡小髡據寺爲逆曾達臣独醒志廬山圓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蓋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傑皆起兵有僧義端亦聚衆千餘欲遁辛棄疾知其將奔金追殺之金世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

惟柔通寺僧看通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  
不從詔賞諸僧鈐轄正將等官明成化中劉千斤之亂  
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直入賊官独與千斤  
鬪千斤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斥乃募  
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又皆僧兵故事足以補日知錄  
之缺

大忠祠

廣東省城有大忠祠祀朱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而新會之厓山亦有大忠祠祀此三人皆宋末忠臣陸與張皆死於厓山之戰文山魚不死於廣而其被執也在潮之丘坡嶺厓山之敗文山繫於元軍中又目擊之故以



之兵祀宜也然三公生平亦有不合者文山集杜詩內  
謂秀夫在行朝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匡山陷  
全家赴水死是於陸固無貶詞其於張則曰閩之再造  
實賴世傑之力然其人無遠志擁重兵厚賞惟務遠遁  
自三山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捷然不爲守國計卽  
沿海船聞警遽浮海南去天下事遂不可爲又咎其匡  
山之戰不守山門而作一字陣於是船皆繫縛不可動  
不能攻入而專受攻惜乎其不知變而徒守法則文山  
與世傑始終意見不合也按矣辛雜識世傑死其部曲  
張霸收其遺貨放舟回永嘉途次爲周文英所害周得  
世傑所愛二美人盡知供軍金帛數凡數十船悉掩有

之則世傑固貪財好色者耶然金帛供軍非私財也中  
土無家眷屬隨軍亦非好色也匡山之戰恐軍士易散  
故連艦相貫所以示士卒以必死也忠臣義士當危難  
時固有各行已見而不必相合者如李庭芝守揚州聞  
文山自元軍逃出疑爲說降乃飛檄諸路擒捕則亦未  
喻文山心事者然庭芝卒以身殉國不得以其捕文山  
而輕議之也

畫角聲

難樓畫角聲相傳爲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其聲曰爲  
君難爲臣又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也難保家  
難保身又難也難說見海監錢琦所著詒測



鳳陽丐者

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  
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其唱歌則曰  
家住廬州并鳳陽、、原是地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到有九年荒以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  
行乞如故蚓蒼瑣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  
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飯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  
探親遂習以成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

虎邱賣花

黃省曾吳風錄云自朱勔以花石綱取媚至今其子孫  
在虎邱以賣花為業然則今虎邱賣花自朱氏始

孩餘叢考卷四十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古有男人而女名者如帝有女媧氏魯隱公名息姑春  
秋傳有石曼姑孟子所稱馮婦莊子所稱偶女高戰國  
策所稱女阿史記惡來之子名女防荆軻傳徐夫人也  
首註徐姓夫人名男也漢書郊祀志有丁夫人盧初等  
以詛軍為功韋昭亦曰丁姓夫人名男也漢武內傳及  
後漢書魯女生長樂人絕穀八十餘年仙去三國志陸  
抗傳有豎豔晉書載記鳩摩羅什本名耆婆宋書魯爽  
小字女生梁書馬仙琕本名仙婢魏書後魏昭成帝有



子曰閼婆永安中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  
入城曉諭蠻首雷婆思後周書蔡佑傳有夏州首望弥  
姐唐書李君羨小字五娘五代史後唐莊宗有衛州刺  
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錢鏐小名曰婆留宋太宗紀  
有西族首領名羅妹此皆男子也又癸辛雜載黃姑星  
卽牽牛星與織女相對則黃姑亦不可謂之女星也女  
人亦有男名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嫫祖絳侯爲河內  
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應劭註負河內溫人老  
媪也故高祖封爲鳴雌亭侯漢書外戚傳薄姬少時與  
管夫人趙子兒相愛子兒亦女也武帝皇后有衛子夫  
子夫之姊長曰君孺次曰少兒又霍光夫人囑女邑淳  
子衍毒許皇后謂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少夫衍字也文  
后傳后名政君妹名君力君弟杜欽傳皇太后女弟司  
馬君力西城傳岑淑尙江都公主生一女亦名少夫又  
褚先生曰者傳有婦人能相馬者曰陳君夫後漢書鮑  
宣妻桓氏字少君吳孫權長女名魯班適全琮少女名  
小虎適朱據南史宋武帝女會稽公主名興弟豫康公  
主名次男山阴公主名采男孝武帝母路太后名惠男  
陳武帝章皇后名要兒北史列女傳有鄒縣女子孫男  
玉嘗殺人報夫讐金史蒲察阿虎迭尙鄧國長公主崔  
哥又海陵有妃定哥石哥又南齊官中有婦人韓蘭英  
有文詞自宋孝武時入官至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官



聿學以其年老多識官中呼為韓公則又女人而有男子之稱矣

命名奇詭

世俗命名多有取用古人名者如何尚之名其子曰偃曰求曰黜此以古賢為名者也袁愨孫慕荀奉倩之為人改名榮字景倩劉湛慕波黜崔琰之為人名其子黜字長孺琰字季珪顏竣初生子適江夏王義恭亦生子宋孝武為之制名名義恭子曰伯禽以此周公之子名竣子曰辟疆以比張良之子此亦以賢臣為名者也王涯名其長子曰孟堅次子曰仲翔此以古人之字為名者也晉韓延之以劉裕將傾司馬氏知裕父名翹字顯

有不避醜惡之字者左傳晉成公名黑臀衛侯之弟名黑背魯文公名其子曰惡存田子名其子曰乞晉景公名獍鄭成公太子名髡頑次曰侯獍衛獍羊肩史狗邦有堵狗史記韓有公子蟣蠹司馬相如名犬子漢婁梁冀子名胡狗此本古俗金元之人名多醜惡原無足異也瘡痛向許蔡京三字長曰攸次曰倫次曰儉當時培云蔡京之後尤庸條此又命名而成語城者

女字繫姓

班昭為曹世叔妻而字惠班荀采為陰瑜妻而字女荀古女人有以母家之姓繫於字者

女扮為男

古來有女裝為男者樂府木蘭從軍小說家祝英臺其



最著者也其見於史傳者宋書晉熙王昶謀叛事世奔  
魏攜妾吳氏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南史崔慧景使東  
陽女子婁遑凌服爲丈夫能慕解文義徧游公卿間仕  
至淺曹從事、發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倆還  
爲老嫗豈不惜哉北史魏太武令古弼征馮宏、令婦  
人被甲居中精卒陣於外東奔高麗楊大眼妻潘氏當  
遊獵之際亦我服與大眼共馳及還宮同坐幕下對者  
僚伏大眼指謂諸將曰此潘將軍也唐書謝小娥以父  
與夫俱爲盜申蘭申春所殺乃裝爲男子服傭蘭家伺  
隙殺春太平廣記張謩爲郭汾陽所任使謩旣歿其妻  
貌與謩極相類乃僞爲丈夫衣服稱謩弟上謁汾陽喜  
之令居答職累兼御史大夫汾陽歿後乃棄職嫁潘老  
爲妻五代西蜀女子黃崇嘏亦詐爲男人仕宦元人有  
春桃記傳奇崇嘏會登第爲狀元王弇州藝苑卮言以  
爲崇嘏仕至司戶參軍此皆女詐爲男人仕者也至如  
金海陵王令諸妃位下皆以侍婢服男子衣冠号假厮  
兒金之將亡宗室承宗女阿魯真寡居有衆千餘蒲鮮  
万奴來攻阿魯真衣男子服督衆力戰破之哀宗在蔡  
州被攻括婦人杜健者假男子衣冠運石上城此亦假  
男之事若漢末東海呂母稱將軍晉末王恭起兵王廙  
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顧琛母  
孔氏爲之司馬此或假男子官号未必詐爲男子唐初



柴紹妻起兵号娘子軍史思明之乱衛州侯四娘滑州唐四娘青州王二娘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崔寧自蜀入朝楊子琳乘間攻成都寧妻募勇士千人自將以進子琳退去此斥不假男子官号直以女子自將矣

男子称作人

男子有称美人者。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少陵詩。美人何爲隔秋水。東坡赤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之類是也。男子亦有称佳人者。楚詞。惟佳人之永都兮。註佳人指懷王。後漢尚書令陸閔姿容如玉。光武嘆曰。南方多佳人。魏曹爽從驛。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拒之。桓範勸爽挾天子詣許昌。發兵。爽不從。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是皆男子称佳人也。

一母生數帝。二后一母生二名儒。一母生兩狀元。晉書宣帝張皇后生景帝文帝。是一母生二帝。然師昭皆追謚爲帝。非及身正位者。明帝后庾氏生成帝。衍康帝。岳又成帝貴人周氏生哀帝。玉燾帝奕。此則一母生二帝。孝武帝子德宗爲安帝。德文二帝。爲恭帝。未如母否。史無考。然所生帝皆短祚。且失國。尚無足紀。北史存神武妃婁氏生子洋。爲文宣帝。演爲孝昭帝。湛爲武成帝。其長子澄。魚未正位。号亦追謚文襄帝。又二女一爲魏孝武帝后。一爲魏孝靜帝后。則古來未



右之奇也。朱杜太后生太祖太宗遼太祖述律后生長子倍爲人皇王後亦追謚帝次子德光卽太宗也亦一母生二帝。金史景祖昭甫皇后生世祖劾里鉢。肅宗頗刺叔穆宗盈歌亦一母生三帝。然此乃子孫追謚非及身爲帝者。惟太祖阿骨打太宗吳乞買則皆世祖簡翼皇后之子。是亦一母生二帝。元史睿宗后唆魯帖尼怯烈氏生二子蒙哥爲憲宗忽必烈爲世祖。又順宗后宏吉刺氏生海山爲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爲仁宗。亦一母生二帝。其後武宗二子長和世竦爲明宗次圖帖睦爾爲文宗。未知同母否。張端義貴耳錄宋乾道間有滕隨嫁至單氏生尙書夔又嫁耿氏生侍郎延年及卒兩家爭葬孝宗乃命官爲葬之。陳了翁之父與潘良貴之父交好。潘以無子爲憂。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卽見還。遂遺往。卽了翁之母也。往果生良貴。後此母常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大官。二名儒。亦前古未有也。又明人笑史載馮狀元鐸母本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字旁加其字名騏。卽李騏也。一母生二狀元。亦奇事。

面首

宋廢帝時。山阴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皆托體先帝。陛下後宮千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何至於此。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存文帝王皇后當爵林王時。尊



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爵林。為置男左右三十人。皆前代所未有也。

再醮后

呂藍符引漢武帝皇太后。以為漢后。乃有再醮者。按漢中淮南王安為太子。遷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氏所生之女也。藍符之說。援此不知史冊。再醮之后甚多。大傳楚子滅息。以息媯。此猶是國夫人也。漢以後有再醮而為后者。如劉瑁妻吳氏。嫁劉先主。袁熙妻甄氏。嫁魏文帝。石重幸妻馮氏。嫁晉出帝。李崇訓妻苻氏。嫁周世宗是也。有既為后而再醮者。晉惠帝后羊氏。為劉曜所虜。立以為后。嘗

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彼為帝王。不能庇妾。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大丈夫也。其後相襲最多者。莫如後魏及北齊。後周之世。魏明帝嬪爾朱氏。本爾朱榮之女。宋迎立孝莊帝。立以為后。後孝莊被害。奔神武。又納為別室。生子彭城王浟。又廢帝元朗建明皇后小爾朱氏。神武亦納之。生任城王湝。後廢帝靈州。適盧景璋。高歡又納廣陽王妃鄭氏任城王妃馮氏魏孝武皇后高氏。本神武女。孝武西奔。后又為彭城王韶妃。東魏孝靜皇后高氏。亦神武女。孝靜禪位。後封太原公。甚護視帝。被害。乃又嫁楊愔為妻。靜帝李妃後亦為齊武成帝妃齊文宣后李氏。文



宣崩後。武成帝逼淫之。後有娠。其子紹德。即閣不得見。怒曰。姊、腹大。故不見兒。后慚。遂生女。不舉。武成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遂殺紹德。又文宣帝段昭儀。文宣崩後。改適錄尚書唐邕。孝昭帝元后。奔亡後。亦入周宮中。武成帝后胡氏。奔亡入周。恣行苛穢。後主緯后斛律氏。廢居別宮。奔亡後。嫁開府元仁為妻。又后胡氏奔亡後。亦改嫁而淑妃馮小憐。將立為后。奔亡後。周武帝以賜代王達。嬖之。與妻李氏不睦。隋文帝受禪後。以賜李氏之兄詢。令著布裙。以配春後主之弟瑯琊王儼。被害。追稱楚帝妻李氏。進号楚帝后。奔亡亦改嫁周靜帝后司馬消雅女也。被廢嫁為刺史李丹妻。元泰定帝后丞相燕帖木兒娶為夫人。此皆見於史策者。蓋當衰亂之世。革易頻仍。禮教廢而廉恥喪。故習以為常。恬不知怪。然亦有守志皎然不污者。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廢。即稱疾不朝。莽欲嫁之。不肯。莽敗。投火中死。曹操女為漢獻帝后。及曹丕篡。遣使求軍。后怒。抵之於軒下。因涕泣橫流。謂皇天不祚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堅篡位。封為樂平公主。后憤惋甚。堅欲嫁之。不許。李昇女為吳太子璉妃。昇既篡。封為永興公主。妃痛楊氏失國。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此數后者。節行高千古。以視夫正位中宮。覲顏再適者。真狗彘之不若矣。後漢書靈帝崩。皇子辨即位。董卓廢為宏農王而殺之。王妃唐姬



飯於其父瑁瑁欲嫁之誓不許李傕之亂爲所掠欲毒之固不聽面終不自名尙書賈詡知之白獻帝乃下詔迎姬置宏農王墳園拜爲宏農王妃此魚不能死而始終不辱身其情尤可憐也

### 長壽

古來所傳長壽人最多然列仙述異諸書荒幻不足信其見於史傳者三代以上帝王具載韓昌黎佛骨一表至秦漢以下則亦有可數者漢書趙佗卒於漢建元四年徐廣引皇甫謐云其時漢興已七十年則佗蓋百餘歲東甌王壽百六十歲北史魏神元帝一百四歲高麗王連年百餘歲吐谷渾王夸呂在位百年此人君之最壽者漢書丞相張蒼年百餘歲陳思王集桓居山曰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自王莽至魏已二百餘年魏書代人羅結魏太武初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一百十歲始聽政老又十年乃卒唐書甄權在隋開皇時爲秘書正字至貞觀十七年、一百三歲太宗授朝散大夫白香山九老中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金史芮國公吾里補一百五歲海陵立太子時有忽里罕解衣進太子曰臣今年百歲有子十人願太子與臣同海陵大喜元史阿瓦丁一百二歲扎兒一百十八歲此人臣之最壽者漢書孝文帝時得魏文侯舊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餘歲後漢書冷壽元年可百



五六十歲 三国志註引世語并州送漢故度遼將軍范  
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能言霍光時事謂霍顯乃  
光後小妻也明友妻光前妻女也通鑑寫范長生先事  
劉先主至李特時尚在年一百三十餘歲南史梁普通  
中北侵穰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能復食惟飲  
曾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又荊州上津人張元始年一  
百十六歲膂力過人九十七歲時生子、遂無影鍾離  
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有子十二俱死惟小者存已  
六十餘廣信侯蕭俱見之驗其頭有肉角長寸許遂載  
還都進見武帝擢為散騎侍郎遼史霸州民李在者一  
百三十三歲賜束帛錦袍銀帶金世宗次遼水召見一  
百二十歲女直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賜之帛此民  
人之最壽者又梁武時餘姚海外浮鵠山有女人年三  
百歲其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皆出百遣使來獻紅席  
云席草嘗有紅鸞居其下也此女人之最壽者  
按東漢馬融年八十八陳實年九十二孫吳時呂岱  
九十六晉顏含九十三王祥八十五劉宋時羊元保  
九十四北魏高允九十八唐孫思邈年百餘歲王希  
夷九十九孟詵九十三潘師正九十八李綱八十五  
虞世南八十一李百藥八十四李靖七十九張柬之  
八十二令狐德棻八十四傅奕劉仁軌蘇良嗣郭子  
儀皆八十五張暉李客師九十柳登楊隆禮裴遵慶



崔元綜皆九十餘裴伯先李勣唐休璟八十六員半  
千九十四烏承玘九十六蕭昕九十三褚亮柳公權  
王起飯崇敬八十八苗晉卿八十一杜悰吳兢八十  
王縉王及善八十二宋文彥博梁適九十二張士遜  
喬行簡八十六陳堯佐蘇頌崔與之八十二曾公亮  
富弼八十李光楊万里八十三周必大七十九史浩  
八十九陸游八十五包恢八十七鄭望之八十四元  
石天麟王磐尚文九十二李昶蕭鄭黃澤八十七陸  
文珪次阳元姜澄八十五明史所載大臣老壽者尤  
多大學士則劉健九十四謝遷八十一沈鯉八十五  
尚書則胡濙八十七魏驥九十八王恕九十三韓文  
八十六馬文昇八十五劉大夏八十一郭宗魯陶琰  
九十九陸樹聲九十七王翱八十九王直八十四王驥  
八十三章懋八十六懋生三子俱前卒年  
八十一又王子名接潘恩八十七宏治  
中胡拱辰以尚書致仕及年九十巡按御史請存問  
正德三年始卒則年且百歲矣王學夔亦以尚書致  
仕隆慶万歷間存問者再年九十四侍郎以下則劉  
淳九十七錢宰九十六葛誥九十二蔡天祐九十五  
楊守隨八十五閔珪八十二孫原貞八十七以上皆  
見於正史者又梁耄始興王儋傳內記顧思遠一家  
多壽宋史韓億生八子絳爲相年七十七鎮太子太  
保年七十九維太子少傅年八十二鎮子宗武大中



大夫年八十三又陳搏傳有鄆陵人許永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九十九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就養上迎其父至京神氣尚不衰此又一家多壽有不可思議者昔謝莊自謂家世無高年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祖四十七莊亦四十六而死是固亦閔家運耶然陸游亦自謂家世無高年而游竟享高壽則又未可一概論也

多子

**史記**秦繆公子四十人**田常**子七十餘人**田嬰**子四十餘人**漢書**中山王勝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晉載記**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宋書**孝武子二十八人**胡藩**子六十一人**梁書**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封侯者三十九人**陳書**宣帝子四十二人**北史**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馮跋**有子百餘人後俱為馮宏所殺**馮盎**子三十人**李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里間第宅相次姬妾之有子者分列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子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簿以審之**唐書**邠王守禮有子六十餘人**棟**王玟十五子**延王玢**三十六子**靖恭**太子琬男女五十八人**李林甫**子女各二十五人**宋史**錢昱生子百數**王弇州**皇明盛事慶成王九十九子

醜女變美

南史梁武帝丁貴嬪有赤痣在大臂療之不去又體多



疾及武帝將納之遂兵失所在遼史欽哀皇后蕭氏黜  
面狼視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膚色光澤  
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奇子已而果生興宗宋史謝  
皇后面黧黑又醫一目早孤嘗躬親汲飴有詔選謝氏  
女人宮諸父樺伯不肯送曰卽入宮不過一老宮婢耳  
會上元夕有鵲來巢燈由衆以爲后妃之祥樺伯不得  
已送就道后忽病疹及愈膚脫瑩白如玉醫又以藥去  
其疾入宮未幾遂立爲皇后

一門才女

唐韋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者華次若昭  
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字名其家節度使李  
抱真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慶和呼  
爲學士秘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皆呼  
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而廷芬有男獨愚不可  
教爲民終身

童女生子

南史張麗華初事龔貴嬪方十歲後主見而悅之因得  
幸遂有娠較耕錄至元丁丑民間訛言采秀女故婚嫁  
不問長幼松江民蘇達卿女年十二贅浦仲明之子爲  
婿明年生一子此皆事之絕奇者晉明帝崩時年僅二  
十七其子成帝享國七年、二十二則明帝生成帝時  
年僅十三耳北魏獻文帝亦十三歲生孝文帝北齊琅



瑯王儼被害時年十四已有四男此亦皆生子最早又漢昭帝年十二立皇后上官氏北齊高澄亦年十二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後周婁于翼年十一尚宇文泰女平原公主此又婚期之最早者

老婦生子

**太平廣記**張謇妻與謇貌相似謇事郭汾陽既歿妻偽為丈夫衣冠名為謇弟復事汾陽、、薨謇妻年七十餘再適潘老生二子曰滔曰渠**金史**始祖函普居完顏部、有兩族交惡函普解之部人遂以六十歲未嫁之賢女配之即明懿皇后也生德帝烏魯季曰幹魯女曰注思版亦見**洪皓松漢記聞**

賣妻再合

**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其貲養母景行既死妻能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能供養遂復為夫婦

風吹送妻

王阮亭自記其先世本農家無妻室忽天大風空中吹墮一女遂以為妻厥後子孫繁盛仕宦歷數世不絕人多疑其妄然古亦有此事元時郝經有天賜夫人詩一首云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爪當筵滅明燭一朵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真郎芊氏忽從鍾



建督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髻欹斜倒冠佩。自說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婦。詔起高門勝天賜。幾年夫婿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

古婦女不嫌鬚

晉書桓溫傳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尚南康公主是尚主時已有鬚也宋山阴公主夜就褚淵不敢從公主曰褚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氣是公主并愛其有鬚也唐武后時朱敬則疏曰近聞尚食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堪充宸御是鬚眉之好者并可進御於武后也

內監娶妻

內監多有娶妻者沈濯饒饜之事亦所必需不必盡如雙槐歲抄所云此輩男性犹在也按漢書劉愉傳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監宦之人亦復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於白首歿無配偶單超傳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趙皇后傳宮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注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唐書高力士傳河間人呂元昭有女因妹力士娶之元昭自刀筆吏擢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宋神宗疾宣仁太后諭內侍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袍十歲來孩兒着得者又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往哭水東日記明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

明史本傳  
作兩宮人

天順初賜故太監

吳誠妻第宅庄田天順中霍瑄奏鎮守大同中官韋力  
轉強取部民女爲妾此皆前代故事若元順帝時有中  
官趙伯顏不花本契丹士人被擒者年已三十餘妻子  
具矣帝憐其才刑爲閹人命爲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  
妻仍與之共處則未閹以前之妻非可概論也至如秦  
趙高養美女贅其塔間樂此宦官之有養女也後漢書  
順帝四年詔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劉倫傳中官競立  
純嗣繼體傳爵或乞子於疎屬或買兒於市道又曹騰  
有養子曹嵩卽曹操之父此宦官之有養子也唐德宗  
生母沈氏因天寶之亂失所在登極後使人遍求有高  
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乃與女官李真一合謀希圖望  
外力士子白其誣此亦宦官子女也魚朝恩有養子名  
令徽服緣朝恩攜以見代宗乞金紫帝未答有司已奉  
紫服於前遂賜之武宗時宦官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  
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渴者  
監何由有兒昭宗時楊復恭多養假子守信字亮守忠  
守貞字厚等爲節度使刺史孔緯於上前詰之復恭曰  
子壯士欲以衛國家緯曰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  
無以對此又宦官養子之極濫者也夷堅志大璫張去  
非之子安世使北朝人送之有便是中朝一漢兒之句  
京師人以內侍養子不閹者爲漢兒也元至順二年御



史臺言江西參政李尤中乃宦者李邦寧養子也至如後漢婁粲巴先為宦者給事掖廷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乃拜為郎中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因帝南征遂與中官高菩薩亂北奔武成帝胡后與諸奄人襄狎明魏忠賢與客氏淫亂此又宦官凌異仍能為人道者後漢婁粲紹勒兵誅宦官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中宗時宦官用事竇從一曲意下之見訟者無鬚亦曲加承接

### 神像配合

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塋像武后移河西梁山神塋像以配之開元十一年有司始遷梁由神像於別室歐陽公畝田錄小孤山日久訛為小姑而對江有彭郎磯土人遂為小姑嫁彭郎之謠蓼花洲間錄懷海有杜拾遺廟年久訛為杜十姨塋為女像又有伍子胥廟訛為伍鬚鬚遂塋長鬚者為伍鬚鬚神以配十姨張南軒集舜廟中有武后像即日投之江中祠廟之神以訛傳訛而又為之配合此里俗之最可笑者也

### 男娼尼姑和尚教坊

此頑童之訓見於尚書可見三代已有此風後有跡子瑕鄂眉竟陽眉以及漢之籍孺閼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為媚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冲帝時有飛章告李回胡粉飾貌搔頭弄姿魏曹子建亦好傅粉晉何晏動靜自喜粉自不去手唐張昌宗得幸於武后又薦其兄易之史臣傳粉施朱供承辟阳之畫後唐莊宗嘗自傅粉與伶人戲此皆傳粉故事



之贊曰柔曼之傾國非独女德蓋亦有男色焉癸辛雜  
識渭東都盛時有以此圖衣食者政和中立法告捕男  
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南渡後吳俗尤盛皆傳  
脂粉盛粧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其爲首者号師巫  
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凡俗莫此  
爲甚云按此凡相習歷代皆所不免然如宋時之傳脂  
粉并有師巫行頭之類則罕矣癸辛雜識又記陔平明  
因寺尼利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  
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  
需名曰尼站曾三異同話錄唐元和中<sub>有僧文淑者聚</sub>  
衆論說內典托言鄙棄之事同輩爭爲歌曲呼所居爲  
和尚教坊此皆事之不经者也

妻肉僧

呂藍衍言籍渭陝西邊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爲異  
不知其地近蒙古凡俗喇嘛多娶妻食肉母是怪也

元人馬祖常河西歌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焉  
根染衣光如霞却名瞿雲作夫婿正是甘涼一帶旧俗也

唐書李德裕傳

蜀先主祠旁有樵村民皆剔髮若浮屠者而畜妻子自  
如郑熊番禺雜志廣州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呼僧  
之妻曰梵嫂房千里投荒雜錄渭南人不信釋氏間有  
一二僧皆擁婦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師郎或有疾  
清僧設食宰殺羊豕以噉之目爲除存陶穀清異錄京  
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曾三異同話錄僧鑒虛作



煮肉法行於世是僧之妻肉由來久矣又古今原始宋  
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是古來道士亦皆有妻  
室矣今世俗亦尚有一種火居道士有妻子與民人無  
異

### 館師爲帝王

古來有以孝廉而爲帝王者孫策死孫權方哭於喪次  
張昭曰此豈孝廉哭時耶晉武帝初以貴公子當只鄉  
里莫敢爲輦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郗默與帝并登  
孝廉是吳大帝晉武帝皆曾舉孝廉也隋書許善心謂  
梁武帝出自諸生又徐鉉所撰劉鄩墓志有云元宗方  
在膠庠吳帝使君召庠爲郎中元宗乃南唐主李昇也  
是梁武李昇亦俱由秀才起也有以狀元爲帝王者夏  
主邊頊也又有以館師而封王者北齊後主緯有侍書  
張景仁封建安王而馬敬德先爲後主師已卒趙郡王  
彥深曰何容侍書封王而侍講翻無封爵乃亦追封敬  
德爲廣漢郡王宋趙普少時亦爲館師人稱爲趙學究  
後封韓王有以館師而爲帝者南史陳霸先少時嘗游  
義興館於許氏後遂爲帝五代史朱溫之父誠以五經  
教授鄉里号朱五經卒溫旣爲帝乃追尊爲烈祖  
奴封侯

竇建德兵至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降建德曰  
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唐太宗嘗曰近有



奴告主反者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破何  
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唐書魏  
謩傳大理卿馬曙有犀甲爲奴王慶所告議者謂奴訴  
主法不聽蓋引此詔律也郭子儀塔趙縱爲其奴告謀  
反德宗留其奴於內下其事御史雜治張鎰力引太宗  
事固爭乃杖殺奴而縱建中元年詔逮奴婢告主非  
謀叛者以自首論遼聖宗詔家主非謀反大逆不得告  
元史速不台傳征欽察時有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  
爲民太祖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明史何  
真攻賊王成墓擒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成出真子之  
鈔命具湯鑊烹奴令於衆曰奴叛主者視此是皆嚴於  
主僕之分所以杜悖逆之萌也哥舒翰戰敗揭榜收敬  
卒欲復守潼關其將火拔畝仁執之以降安祿山祿山  
曰汝叛主不忠不義乃執而斬之蕭仲宣家奴告其主  
怨謗金海陵煬王亮曰仲宣之姪以非謗誅故其家奴  
敢妄告趣命殺告者畝劇賊暴主亦復知此何光武之  
討彭竈、蒼頭子畝殺竈以降竟封子畝爲不義侯又  
劉永將慶吾斬永降亦封慶吾爲列侯耶侯景圍臺城  
募北人先爲奴者并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黥奴乃以  
其俯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誘城內乘馬披  
錦袍詔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  
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盡出光武之侯子畝母乃近是



按後漢書光武紀十一年詔殺奴婢者不得減罪又  
詔敗炙灼奴婢論如律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豈當時深有見於奴婢之  
受虐而爲此令耶

九儒十丐

謝曼山集有送方伯載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  
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  
邦所南集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匠六工七  
獵八民九儒十丐而無七匠八娼之說蓋元初定天下  
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非制  
爲令甲也

盜賊敬名德

東漢時盜賊亦知敬信名德周黨居廣武托疾杜門賊  
暴縱橫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姜詩至孝赤眉賊經其里  
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乃遺米肉而去樊宏恩  
德著於鄉里赤眉至皆曰樊君素善何心攻之孔嵩宿  
驛亭盜竊其馬既而知爲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  
豈宜侵盜乎遂還之姜肱兄弟遇盜劫去衣資後盜知  
肱叩頭還所劫衣物孫期至孝鄉里化其仁讓黃巾賊  
起過期里相戒不犯孫先生舍季恂罷官家居西羌反  
恂被執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徐幸隱居不仕漢末賊寇  
縱橫皆敬幸轉相約較不犯其閭袁閔隱居黃巾賊獨



不入閩鄉人入就閩避難者皆獲免。鄭康成自徐州還，高密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入其縣境。事皆見後漢書。各本傳蓋其時風氣如此。魚盜賊亦知敬賢也。張角之亂，向栩請不必興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讀孝經以化之。若魚可笑。然當日人心習俗略可概見。使在後世，魚極迂腐之士亦必不出此言矣。

權奸有仙骨

說郭載李林甫外傳：林甫少時有道士見之，謂曰：某行世間五百年，始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常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郎君何所欲？林甫曰：願為相。道士惋惜良久，復行囑其勿行。陰賊後果為相。安祿山嘗語術者曰：我對天子亦不懼，惟見李相公輒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羽兵五百在左右，皆銅頭鐵額。及李相公至，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來，則僕射銅頭鐵額之類皆避去。當是仙官暫謫耳。凌準餘腥日疏，盧杞未第時遇仙姬麻姓者，引至水貝宮，見太阴夫人。問曰：公有仙相，能居此乎？能為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為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曰：願為宰相。遂遣還。何遜春渚，紀聞蔡京能目視皎日久而不瞬。又洪容存，隨筆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還葬，皮肉俱消，独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就者。夷堅志：安惇為諸生時，夢入大宮闕，一真官坐殿上，有江濱神先在庭下。真官命吏引惇居其上。



惇不敢真官曰鬼趣安得處神仙上汝生前乃富陵朱  
真人也此數事皆出於小說然必非無稽豈古來大  
奸大惡必有仙骨者乃能爲之耶其理不可曉也

一人殺四王兩大臣

北齊趙郡王叡欲逐幸臣和士開爭論於宮中既出至  
永巷被送葦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抗殺之平秦  
王毓彥謀逆上令劉桃枝牽入桃枝噴之以刃擊鼓隨  
之子孫十五人皆棄市簡平王浚被收入地牢盛以鐵  
籠文宣帝使劉桃枝就籠刺之槩每下浚以手拉折之  
於是薪火亂投燒而死瑯琊王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  
接其手以袖塞口反袍蒙頭負出大明宮鼻血滿面立  
殺之後主欲殺斛律光召至涼瓜堂劉桃枝自後撲之  
不倒光曰桃枝慣作如此事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後  
主殺隴東郡王胡長仁亦使劉桃枝馳驛至齊州賜死  
桃枝一人凡殺四王兩大臣此前古所未有也初齊文  
襄令善相者皇甫玉相桃枝曰極貴王侯將相多死其  
手亦異矣哉

一將軍平三國皆生擒其王其王以頭前北視未  
唐韋蘇定方征賀魯破降其五弩失畢兵十餘万追敗  
賀魯於伊麗水上賀魯遁至石國定方遣蒲嗣業往擒  
之思結闕俟斤都曼擁所部及疎勒朱俱波葱嶺等國  
復叛定方討之將至其地一日夜行三百里遂圍其城



都曼面縛出降後又爲熊津道大總管討百濟賊傾國  
來拒定方大戰破之其王美慈及太子隆等奔於北境  
定方進圍其城美慈次子泰自立爲王衆不服有來降  
者定方乘勢登城泰開門降其大將又以美慈及太子  
隆等送款定方凡平三國皆生俘其王以獻前此所未  
有也明史安南黎季犛弑主自称太上皇立子蒼爲帝  
其故王之孫陳天平人訴季犛請還國而伏兵裏殺  
之張輔奉命往征破其多邦城進克東都季犛遁輔遣  
將窮追至奇羅海口獲季犛及蒼并僞太子等乃班師  
後陳氏故臣簡定復叛別立陳季擴爲皇而自称越上  
皇沐晟討之反爲所敗乃復命輔往分道進擊獲簡定  
於美良山中惟季擴未獲帝詔班師而季擴魚已清降  
乘輔敗復出肆劫輔再往屢擊破之季擴奔者搨輔遣  
將師祐索之破其三閔遂縛季擴出輔一人凡三定安  
南皆生俘其王可與定方并稱也



陽湖 趙翼 雲崧

成語

洪容舟謂世俗稱引成語往往習用為常反不知其所  
 自出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杜牧詩也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今朝有  
 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  
 苦為誰甜羅隱詩也依稀似曲終堪聽又被風吹別調  
 中高駢詩也容舟不過偶舉此數語耳今更得二百條  
 於此按詩若總遺滑今朝有酒二句係權常侍詩其上二句云得即高歌失即  
 於此休多愁多恨漫悠採得百花二句又見拍掌錄僧仰燒豬肉待東  
 坡兩口占此詩蓋即用羅隱句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見家語孔子論叔仲會之語亦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米元章海岳名言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見隋書煬帝賜楊素詔增古語也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曹子建詩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後主詩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陳後主人階侍文帝在仁壽宮所上詩見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軍通時見翰苑名流本唐太宗詩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後唐莊宗每見王慶則心憤然

李嗣源為之言莊宗乃引太宗語以答之

日出事還生全唐詩話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詩云無因時清景日世事還生遂成詩讖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羅霍林玉露但以此為俗語直方詩增張嘉甫以此為水部賀公所作賀於天聖

中為郎官云郎瑛七修類稿又以為朱實仙翁詩

在家貧亦好戎昱詩

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在葛雀

詩聖集亦載之俗語云勢欺奴欺主

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見古今詩話本大歷詩僧元覽詩增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咏李斯詩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

但教方寸無諸惡狠虎叢中也立身亦馮道詩

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瀛咏擲壺詩一况崔戎酒筵詩

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見容

齊隨筆蓋亦宋人語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

白乐天簡吟

舉世盡從愁裏過，何人肯向死前休。

杜荀鶴詩 韓昌黎亦有句

最恨年々握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秦蘊玉貧女吟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見雲溪文海 秋 聖微答韋丹詩

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見西溪叢語 蔡州 褒信縣棋道人詩

一葉浮萍散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丁冠詩

枕恐相逢是夢中。

晏叔原詩

一舉首登鼉虎榜，十年身到鳳皇池。

見輟耕錄 劉昌言上呂蒙正丞相詩 事文類聚又

記張盧登第題此二句於輿國寺壁有人續其後云君看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見俞文豹唾王集 杭州 巡檢蘇麟上范文正詩

腹有詩書氣自華。

蘇東坡詩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見宋人堂 雪雜說

真今有天沒日頭。

宋神童詩

閉門不管肥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 名藏一之詩 真西山劉辰

堂賞為 警言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見冷存夜話 莘亭船子和尙詩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以上二條俱 見事林廣記

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見夷堅志 都統明椿自立生 祠於閔王廟 側時人嘲之 詩

兒孫自有兒孫福。

見癸辛雜識 葉李紀夢詩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張叔仁送謝 疊山人燕詩



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元遺山論詩絕句

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

見周遵道豹隱紀及果奇詩語謂俚語自然成對也

狀元必在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絡多

見竟山堂外紀徽人指唐皇下第詩

你是何人我是誰

見軼軒錄道士洪丹谷與一收押妓懷卒索河丹谷集旧曲送之中有此若

巧妻常伴拙夫眠

謝在抗詩

多言多敗

金人銘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閔子馬勸公鉏之言

所得不償所失

楚子重伐吳既而吳來伐君子指所獲不如所亡也

噴有煩言

衛敬子指衛靈公之言以士皆友使

金玉滿堂

知足不辱

輕諾者必寡信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唐朱泚篡位而敗走野人指之亦有此語

深根固柢

和光同塵

大器晚成

以上皆老子天網句又見後漢圭郎顯使深根句又見解非子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法也大器句又見呂覽乐成扁

來者不善者不來

亦本老子善者不辨者不善句

思之、、鬼神通之

見管子思之、、又重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衛彪侯之言

擇禍莫若輕

范文子之言以上皆國語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見管子大匡篇知子句又見國語晉祁奚之言知臣句又見左傳楚子玉聞申侯死之言

鸛蚌相持漁翁得利

蘇代對燕王之言



畫蛇添足

救寒莫如重裘止滂莫如自修

冠上加冠二皆陳軫說楚令尹昭伯之言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蘇秦說韓吏王謂

自相矛盾有鬻矛與盾者曰矛之利無不陷也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以上皆國策矛盾句又見

守株待兔宋人田中有株兔觸而死宋人執其末而守株冀復得兔

遠水不救近火後魏杜朔周清字文泰未至賀拔岳軍事亦有此語

耳面自之王子登薦人於襄王王曰我用登已耳而目之登取

吹毛求疵以上皆韓非子

以不解之見呂覽舊問篇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見莊子逍遙遊

為善無近名養生

知其一不知其二天地篇又史記漢高祖與高起王陵論所以得天下之故謂起等知其一不知其二

名者實之賓許由答帝堯指又南史沈麟上引之答沈約書中語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刻意篇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山木篇又見禮記

數米而炊庚桑楚篇

富則多事天地篇堯答華封人祝以多富之語

見笑大方秋水篇河伯自言嘗見笑於大方之家

每况愈下北海篇本言每下愈况言投喻益卑也

搔虎頭弄虎鬚盜跖篇孔子見跖退而嘆之詞謂我亦不免於虎口以上莊子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皆孔子家語 良藥句又見史記張良勸沛公從樊

會勿留居泰宮殿之言

亡賴史記漢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為無賴

人微言輕史記穰苴對齊景公自謂人微權輕又後漢書相為孟嘗疏中語

將門有將田文對其父相又宋武得王鎮惡亦云梁武見王列人才謂宋異曰可謂相門有相相元感言清為將揚帝曰將門必有將相門

必有相固不虛也

利令智昏平原居約馮亭之降而致秦兵有長平之坑人謂其利合智昏也

官久自富貨殖傳康吏久更富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管晏列傳又宋書何承天載庾亮登之若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范蠡霸越後將去之言

罪過晉陵居竊符救趙王、迎之信陵自言罪過又隋書長孫晟至染干帳責其帳中有草當羅以待帝染王曰奴罪過又司馬德戡弒帝不能指但於馬上低頭

自稱曰罪過

一敗塗地父老欲以沛公為沛令高祖辭之

傍若無人前朝與高漸離市中傍若無人又北史段延之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魏文矣與李克之語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召平引道家言又宋書王僧綽勸宋文帝

明目張膽張耳陳餘對陳涉之言

教見不鮮陸賈過他客不至再三恐教見不鮮也

不中用秦始皇謂呂收天下盡不中用者盡去之又王制用器不中度漢書外戚使擇官人不中用者去之王尊使教功曹不中用者各自退

以上皆史記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見說苑權謀篇



愛及屋烏

見韓詩外傳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及骨余

湯澆雪

見孔子家語王言篇若湯之沃雪又後漢閻忠沅皇甫嵩云將軍破黃巾中其於湯雪南史謝超宗求玉堂之父以玉屑堂用一吏曰文人一肯

如湯澆雪耳

無天於上無地於下

見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身也今俗語以爲人之無忌憚者

膽欲大而心欲小

見淮南子後孫思貌亦有此語

刻舟求劍

見淮南子文舉舟中流而遺其劍遽契其舟棹薄暮而求之

矯枉過正

見漢書褚先生表漢懲秦弊大封同姓可謂矯枉過其正

談何容易

東方朔非存先生論中語

若要不知除非莫爲

枚乘諫吳王書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鄒陽在獄中所上書

積少成多

董仲舒對策聚少成多積小致鉅

寧逢惡賓莫逢故人

公孫宏治

閔西出將閔東出相

張禹諫安帝棄涼州之言

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趙充國贊

百聞不如一見

趙充國欲馳至金城上方略之言

和氣致祥

劉向上封事中語又後漢楊賜疏中語以上十條皆漢書

酒囊飯袋

見王充論衡別通篇謂不學之人徒以腹爲飯坵腸爲酒囊

庸、多厚福

虞翻薦左雄謂當時公卿多以拱然爲賢相或曰庸、多後福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孔奮居官人笑其過廉之語

入室操戈

何休著左氏膏肓鄭康成作針膏肓休嘆曰康成入官室操吾戈以伐我

守錢虜

馬援謂有財不能施之人

開心見誠

馬援對隗囂書此武之爲人如此



不識丁董

曹操已擒呂布欲緩其縛劉簡曰公不見  
丁建陽董太師乎以上六條皆後漢事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見三國志曹操責陳琳為袁紹作檄  
討已辱及先世琳對操自解之言

求田問舍

漢昭烈與許子將語又北史荀赤松  
劫於延之謂求田問舍音質所鄙

三世仕宦方會看衣吃飯

本魏文帝詔書三世長者  
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鍾鳴漏盡夜行不休

見魏志田豫  
辭官之語

騙上高樓拔短梯

見世說殷浩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擔將梯  
去又三國志劉琦與孔明登樓去梯謀自安之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世說嵇康問  
鍾會之語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見後漢書 宋宏對光  
武辭娶湖阳公主之語

生子癡了官事

楊濟與傅咸書俗云生子  
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好物不須多

晉元帝曲宴賦詩朱紫止成  
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也

雅人深致

謝安問道韞詩中何句最佳道韞以  
未嘗作頌二句對安謂有雅人深致

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晉書陶淵明謂范隆曰一物不知君子之恥又梁書  
陶宏景亦有此語又劉淵云一物不知君子恥之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万年

見晉書  
桓溫語

福過災生

見宋書劉敬宣答諸葛長民語又謝瞻以弟晦驟  
貴言於宋武帝悲福過災生清降黜以保哀門

人面獸心

宋書明  
帝紀

小屈必有大伸

宋書孝武以張岱為新安王子鸞別  
駕謂之曰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宋書沈慶之對文帝語謂將伐魏而  
徒與徐湛之等白而主生錢之也

不長進

宋書孝武貴太子業曰汝  
不長進字跡特其一端耳

不耐煩

宋書庾仲文為人強急不耐煩又五代史後唐明宗將立  
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不耐煩妹當代我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有走王敬則起兵謂明帝父子惟有走故云檀公  
計三十六策走是上計蓋別宋人執檀道濟之語也

那得此副急淚

南史羊志從孝武過殷貴妃墓余志哭之志即  
嗚咽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自哭亡每耳

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本無

南史沈懷文稱江智淵之詞又庾亮  
問桓彝以徐安期為人彘曰人所應



有而不必有人所  
應無而不必無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南史齊高帝稱張融之語

寄人籬下齊書張融自言其作文不肯寄人籬下

分路揚鑣齊書蕭琛謂裴子野所撰宋略可與過秦論王命論分路揚鑣又魏元志為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孝文帝詔分路相鑣

名士夙流齊書袁彖曰有民微弱柱石之臣皆盡所存惟夙流名士耳

聽人穿鼻梁武帝徐孝嗣才非柱石終當聽人穿鼻又五代史張彥及梁末帝前以詔書彥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

後進領袖梁書武帝謂張纘朝中領袖又有竟陵王子良西邸多才士劉繪為後進領袖又簡文帝與相東王書曰領袖者非弟而誰

名下無虛陳書陳臻以漢書十餘事問姚察答曰為部折鋒嘆曰名下定無虛士

夙流罪過北史郎基歷官清勤惟令人寫其潘子美謂曰在官寫其亦是夙流罪過

老蚌出明珠見三輔決錄韋元將仲將見孔融之器之謂其父端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又北史陸子彰之子印有才那節謂子彰曰以卿

鑿孔樹鬚魏書李庶生而天鬣崔暹謂之曰教弟種鬚以錐編刺作孔挿以馬尾

未能免俗聊復爾世說阮仲容七月七日以長竿掛犢鼻褌於中庭晒之日未能免俗聊復爾又北史慕容紹宗自知

有水厄乃浴於河以厭之或規之亦答以此語

富貴逼人來北史楊素少為周文帝所知曰善自勉不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無心圖富貴也

十羊九牧北史楊尙希奏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宜俟省州縣

寧可玉碎何能瓦全北齊書元景昭語

土牛木馬周書蘇綽謂有門資無才具者如土牛木馬形似而非

聞名不如見面周書房景伯為郡守有婦人訴其子不孝者景伯母崔曰聞名不如見面可呼其母子來劫示之

掩耳盜鈴通鑑唐高祖起兵時語又按淮南子有盜鐘而盜者鎗然有聲恐人聞之乃自掩其耳盜鈴蓋本此語

膽大於身唐書邱悅劾李昭德曰臣見其胆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斬草除根張柬之等已誅張易之兄弟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謂斬草不除根終當復生



五經掃地祝欽明以經學顯入內宴欽明作八風舞搖頭晚日盧穡用曰五經掃地矣

快行無好步朱敬則傳急趨者無前跡

上不上下下曰季安傳輝忠說季安取正之言

坐鎮雅俗楊紹德世以鎮雅俗比之楊震山壽謝安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陸象先語

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郭子儀之子贇尚公主與公主及自有薄天子不為之治公主并於代宗子儀執贇清罪帝以此言慰之按宋史庚仲文使何尚之對文帝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又北史及隋書有告大都督那紹非毀朝政之帝將誅之長孫平曰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則六朝

早在此帝

墜頭喪氣韓金海才失勢皆墜頭喪氣以上九條俱唐書

近朱者亦近墨者黑見王績贊冬者使渭震朱者丹附墨者黑

張公吃酒李公醉張鷟身日記則天時謠言張公謂易之兄弟李公謂盧陵王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五代史王彥章之言

不做好事五代史後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為節度使不做好事

不快活五代史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又劉昫李惠罷百官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魏靈山天寶遺事詩弄成晚歲

酒有別腸五代史潤主王賤寔臣惟周維岳不醉暝曰岳身小何飲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

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北夢瑣言和凝以填曲呼為曲子相公故云

乘船走馬三分命北夢瑣言在朴彥林陸馬條內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宋子名臣言行錄謂富鄭公語又

一網打盡蘇舜卿以故紙錢會客為王拱辰所劫得罪者眾拱辰曰吾一網打盡矣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鄧綰附王安石得集賢校理為人所笑故以此自解

姜桂之性老而愈辣晏敦復對秦檜之言



汗流浹背 趙胤謂豐稷曰胤居言使我汗流浹背

一蟬不如一蟬 通鑑陶穀使吳越錢俶以蟬供客自虬蟬以下十二種陶謂一蟬不如一蟬又句竟如淵值士論見孟廣之召王庶

之來謂一蟬不如一蟬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 史強遠責陳垣好名垣曰求士於三代以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只恐不好名

急流勇退 宋史廣衣道人目錢若水指見陳博使

一部十七史何處說起 宋史文天祥人燕李羅丞相欲屈之問盤古主今幾帝幾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若非應博字宏句科何暇泛論

耳聞不如目見 見韓琦居臣相遇錄琦為陝西安撫使疏中語

若言無味面目可憎 黃山谷謂人不讀史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疑人莫用、人莫疑 金史大臣謂以州郡皆用本國人熙宗以此語答之按陸贄疏中已有此語

急則抱佛脚 東今詩活王母石有句云投老欲依僧客應聲曰急則抱佛脚安石曰投老句是古詩客曰佛脚句是俗語上頭下脚豈非的

對安石大笑按龜抱佛脚本孟東野語王氏困學紀聞嘗引之

佛頭着盡 典藉便覽政和公修五代史或作敘冠其前王荆公曰佛頭上豈可着盡也

福至心靈 見畢仲詢幕府燕間錄吳參政以字究登科後為學士常草制以示政公公曰君福至心靈矣

生姜樹上生 俗語謂人之批拘者劉後村詩人道生薑樹上生不應一世也隨聲

大人不責小人過 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批兒嗔今日醒來大人不責小人過蓋二句本皆涉語

小人過蓋二句本皆涉語

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 朝澹庵摘錄南時方務德為廣帥待之頗厚秦檜死

方嚴官入京謀起用會澹庵已召用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方由此進用故時人有亦得為君子之語

聊以塞責 通鑑紀事轉伯曹當因言官不敢言事但泛論居位時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見莊綽雞肋編謂當時涉語

打草驚蛇 見續常談有主簿貪賄事上長官判曰汝打草草已驚蛇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方禹為楊五所害死後向楊索命之詞

自身照不亮胡仲徽將應試有富人亦就試欲胡為助胡曰各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枕未光也

高來不可低來不可李祐為縣令見太守鞠躬作揖太守責之明日俯首太守又責之祐乃其狀言高來不可低來不可

乞降一  
个喘樣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善七以養母豬為業有客宿其家聞豬作入言客以若七不聽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以上四

條皆夷  
堅志

阴地不如心地好癸辛雜識兒文節家與秀王郎為鄰頗被侵古文節常帶日住場好不如此腸好阴地好不如心地好

養兒防老積穀防飢百川字海蘇源民嘗言思明乞代父償命與刑無懼色捕此二勺太守曾天游奏之乃免死

蛇無頭不行金史斜卯愛突嘗自草括粟又謂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以而作兒緣史不敢改

精神滿腹本温太真嘗錢鳳岩金史李猷甫心思所到絕人遠甚人稱為精神滿腹

燃了一把汗元史憲宗石趙壁向為治之要壁清光洙近侍之尤不善者壁出世祖謂曰秀才汝渾身是胆即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黑漆皮燈籠較耕錄元至正中遣官赴諸道問民疾苦使者多約賄百姓取曰官使黑漆皮燈籠奉使未時添一重

過橋拆橋續通考許有壬科日出身會右部罷科奉竟署有壬名於後或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

一馬不被兩鞍元史列女使衣氏殉其夫之言也

瀆盡種子霍林王露周益公謂士大夫家可使瀆盡種子衰息乎又姚履孝嗚文皇入京勿殺方孝孺謂此瀆盡種子也見明史

拔去眼中釘五代史趙在禮殘酷及去任民相慶曰拔去眼中釘矣在禮聞之後還鎮令民各出拔釘錢

一塔撞倒牆宋胡程着棧集錢正老謂方子通云立朝剛勁須推危兄然一塔撞倒牆亦是危兄

一林錦被蓋過宋史鄭瓊素與王德不睦會悲泣以瓊副德為都統制瓊懼謂德日向未事太尉不周今日乞一林錦被蓋過德不

答瓊遂報  
降劉豫

十八層地獄梁韋劉陸阿暴亡有兩吏引至十八層地獄見諸受苦者

脚着實地宋史邵雍使雍為司馬光為人如此

千里寄鵝毛東坡以揚州土物寄子由詩云目同千里寄鵝毛



花又不損蜜又得成

金史汴州圍急合用奉命拾粟甚慘或規之合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我謂不損為何由成蓋也

及不得一脚指

北齊書李幼廉遇事立辨神武責者人曰卿亦作得李長吏一脚指否

兩脚圭樹

有陸陸字極博而博易不解文義王儉曰陸公圭樹也今人謂境圭多而不能用者為兩脚圭樹本此

騎驢覓驢

見傳燈錄道人解心即具佛直是騎驢覓驢

旗鼓相當

管輅別傳太字卓子春故試輅之才辨謂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

毛病

黃山谷刀筆云此判南人毛病習氣也

與人不睦勸人造屋

宋王韶欲取沈河言只用回易錢便是文彥博曰王師造屋初必小計蓋人易於動工既興作知不

便宜

齊建顧憲之疏云便宜者便於公宜於私也

### 萱堂桂窟

俗謂母為萱堂蓋因詩焉得萱草言樹之皆注云背北

堂也戴植鼠璞以為此因君子行役而思念之詞與母

何與呂藍衍亦謂詩注葭草可忘憂背乃北堂也詩意

并不言及母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也按古人寢室

之制前堂後室其由室而之內寢有側階即所謂北堂

也見尚書顧命註疏及爾雅秋宮凡遇祭祀主婦位於

此主婦則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後人因

以北堂為母而北堂既可樹萱遂稱曰萱堂耳世以登

科為折桂本於郊詵對策有桂林一枝之語而或以月

中有桂遂因桂而移於月中之桂又因月中有蟾謂之

蟾窟遂又移而為桂窟展轉相訛皆沿真之陋也

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蛤何也月阴也蟾蛤也與兔光明陰繫於阳也春秋漢孔圖曰蟾蛤月精也盧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



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室空罔云縣空如水鏡鴻此由河影字稱桂免墓俗說皆可屏又如鴛鴦二字

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兵無所

謂鴛字也自唐蘇味道有遷鴛遠聽聞楊禎詩軒樹已

遷鴛禮部試士遂有遷鴛求友鴛出谷之作

效此點心每兩此堂時可補遺也

世俗以小食為點心不知所始按吳曾能改有漫錄云

唐鄭僂為江淮苗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

治收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碗已罄俄而

女僕清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僂泝曰適已點心今何

得又清是唐時已有此語也亦見較耕錄又癸辛雜識

記南宋趙溫叔丞相善吟阜陵聞之曰朕欲作小點心

相請乃設其飲玉海至六七又啖菴炊百枚

### 茅柴酒

酒之劣者俗謂之茅柴酒此語蓋亦起於宋時東坡詩

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字存估墨引李白金樽美酒

斗十千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之

句以為酒價何太相懸如此想是老杜不擇飲而醉村

店中壓茅柴耳又蘇軾黨詩茅柴一杯酒相對奈愁何

劉後村詩茅柴且酌兄是茅柴酒宋人已用之於詩文

矣然曰壓茅柴蓋酒之新釀用茅柴壓而醱之耳

### 綿力

謙言力之薄曰綿力見淮南王安棟漢武伐越書曰越



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

對手

凡相角伎藝彼此均者曰對手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

王子入朝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

見朱弁曲洧曰聞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

人也然梁范鎮神滅論已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之語

是張王李趙俗語其來已久

今人博局諸戲多用籌馬紀數其原蓋本於投壺記所

謂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又云正爵既行請

為勝者立馬也然今世之籌用以紀數而記所謂籌即

投壺之矢其紀數則別有算所謂算長尺有二寸也是

則投壺之籌之用與今不同今之籌乃投壺所謂算耳

按儀禮鄉射籌八十注云籌算也博戲所用之籌其或

本此歟然鄉射又無所謂馬者要之投壺與射禮相通

籌與馬皆古人所以紀數後世遂襲其名而其用小彘

耳投壺之馬為勝算而今所用亦不專以紀勝也天

香樓偶得云今世賭博者以物衡錢謂之馬子交易者

以銅為法馬蓋亦本此又按古人馬制不詳晉太康中

掘地得玉馬或以為即投壺所用也

屠家稱姜太公



俗戲屠宰者謂之姜太公此亦有所本國策姚賈謂秦  
王曰太公望奔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按楚詞師望在肆  
鼓刀揚聲註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  
下屠、牛上屠、國文王乃載與俱歸淮南子亦云太  
公之鼓刀又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則  
太公又出自舟子也

世界

世界見百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世為遷流界為方位東  
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  
為世方位有十流教有三枕淮南子所云往古來今謂  
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也揚子雲太元則謂闔天謂之

宇闔宇謂之宙陸績云闔天地晝夜之稱闔謂開天地  
晝夜之稱

昨

吳浩謂躲避曰昨亦有所本陳後主創存聖觀民謠曰  
存聖觀冠來無處昨見言籍

外後日

陸放翁云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殆耳偶讀  
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歷中人則此稱已久矣

登時

俗謂俄頃間曰登時亦云卽刻宋書盧循之志也劉裕  
知其必寇江陵登遣索邈援荊州北齊書祖珽守北徐



州會有陳冠珽令城中寂然冠疑人走城空不復設備  
珽忽鼓噪聒天賊大驚登時退散旧唐書武后幸興泰  
宮欲就捷路韋安石力諫武后登時爲之迴輦

鑽

世謂黃緣千進者爲鑽按東坡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  
云不敢包裹鑽權倖王安石秉政鄧綰李定舒亶蹇序  
辰王子韶亦同時權用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傳  
劉安世劾子韶在十鑽內爲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如  
刀鑽之利也呂公著作相務簡靜不多接士大夫惟談  
禪者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幅巾道袍日遊古寺薰  
遁之以自售時謂之禪鑽又蔣津韋航紀談嘉定間士  
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者皆改官独顏子不得  
改夫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鑽遂改子曰顏子鑽錯了鑽  
之弥堅如何改官方勺泊宅編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謂  
之鑽是宋時已有此語然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  
以鑽孝公則漢時已有此語也

暖房

俗礼有所謂暖壽暖房者生日前一日親友治具過飲  
曰暖壽新遷居者鄰里送酒食過飲曰暖房較耕錄亦  
曰暖屋又曰暖室按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五代  
史後唐同光二年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則暖房之  
名由來久矣



穿孝

父母喪而成服俗謂之穿孝其親朋哀送暫用袒免者謂之帶孝蓋以喪服即爲孝也此沿自六朝已有之北齊童童謠曰九菴母死不作孝已而婁太后崩武成帝服緋不改北史宕昌公主獻薨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采利時謂之義孝和士開喪母富商丁鄒嚴興亦亦爲義孝新唐書韋挺傳世俗嘗葬既畢鄰伍會集相與酣醉謂之出孝李方叔著記東坡爲禮部尙書宣仁太后上仙甫七日忽有旨光祿官供羊酒爲太后太妃暖孝此皆不经之始

杜撰

宋稗史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世謂事不合格者曰杜撰此說非也湘山野錄盛文甫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間推撰文甫率然對曰度撰滿堂皆笑按文甫在杜默之前則非起於默矣呂藍衍言鯖謂道家經懺俱杜光庭所撰多設虛誕故云杜撰此亦非也沈作喆寓簡謂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以奔諸田從杜陵号杜田生今之里沿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蓋本此豈當時幾何之易字無所師承而云然耶云云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蓋本因杜田又轉而爲杜園宋時孔文仲對策有可爲痛哭太息之沿而人皆之曰杜園賈道是也因而俗沿相沿凡文字之無所本



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经。匠師者曰杜做。後世并以米之不從商賈來者曰杜米。笋之自家園出者曰杜園笋。則昔以杜爲劣作。而今轉以杜爲佳只矣。

差

官府遣役輒曰差。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詩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謂擇取強壯者。今云差科。亦此意。遣人曰差。蓋亦謂揀擇其人可應役者耳。

叱氣

俗語以泄憤爲出氣。北史作叱氣。荀濟謀誅高澄事敗。見批。楊惜謂濟曰。遲暮何爲然。濟曰。叱氣耳。何閔遲暮然。氣爵於中。而借事以泄之。寃當以出氣爲是。

着力

齊書蒼梧王欲害蕭道成。陳太妃罵曰。道成有大功。今害之。誰復爲汝着力者。南史作誰爲汝盡力。

相打

俗以鬪毆曰相打。洛本南史黃回傳。回在宣陽門與人相打。

底

江南俗語。問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來已入詩詞中。按北史徐之才傳。高德正故犯之才家。漳之才問坐客曰。箇人漳底。則六朝以來已有是語。而人之畫策。則自北史始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問云。俗謂何物爲底。



物底。美何刻。答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後遂省但言等物。又轉而訛為底耳。

箇

俗語言這箇那箇。按舊唐書李密傳密以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詢知為李寬之子。湄字文述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人宿衛也。

生活

活計曰生活。見梁書武帝檢視涇川王宏庫室百餘間。有錢三億餘。萬他物。稱是湄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北史胡婁蓬室草筵。以酒自適。湄友人曰。我此生活殊勝。焦先尉景居官貪穢。奪神武戒之。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大笑。

扯

俗云以手牽物曰扯。然經書無此字。宋史杜紘傳。佯夏因使入見。夏使欲有所陳乞。紘連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見於此。

你

你字惟詞曲用之。詩文未嘗用也。惟北史齊文襄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一日。大集。湄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又隋書李密傳。密與字文化。及隔水相語。責其弑逆之罪。化及曰。其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并善。心傳字文化。及之。逆。執善心。至朝堂化。



及令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命捉來罵曰我好  
欲放你敢如此不遜遂害之你字見於書惟此

賣弄

近代俗語賣弄二字專指誇耀之意六朝以前則指招  
權攬勢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厉声責張讓等賣弄回  
恩朱浮傳浮坐賣弄國事免又楊震傳震疏言親近倖  
臣賣弄威福南史齊高帝時竟陵王子良啓以范雲爲  
郡奔主曰聞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

清安

左傳昭公遜于齊侯將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朝  
何享焉乃飲酒使宰獻而清安二字見此

香火

北史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慕容紹宗諫之兆曰有香  
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陸  
法和在江夏大治兵艦梁元帝使人止之法和曰求佛  
之人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以  
備救應耳唐書秦王世民遣騎告突厥突利可汗曰爾  
往與我盟緩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

斲喪

人不自愛惜耗其精神於酒色者曰斲喪若見左傳齊  
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  
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享之亦不可知也



又唐書楊復恭傳斲喪天下

門房

魏孝靜詔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甚愍之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爾朱文暢謀殺齊神武事敗姊方有竈於神武乃止坐文暢一房。唐書中宗即位大赦惟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李錡以及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又爭執乃止。錡一身及子息餘無旁坐。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楊氏有越公房李氏分隴西趙郡一支隴西有四房趙郡有六房

馬頭馬門

水陸總滙泊舟之地曰馬頭南史何承天傳宋元嘉三

年討謝晦到彥之率兵先至馬頭北史楊侃傳梁豫州刺史裴邃欲襲壽春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魏書太平真君十一年帝南伐命長孫真趨馬頭此即是馬頭郡。按通鑑史憲城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爲渡河之勢注云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也五代史梁將攻淮南遣劉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宋史馬默傳河洪小吳水官以爲宜使東流默與轉運使以爲宜使北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此乃俗所謂馬頭之見於史者也船艙有門曰馬門曾三異同話錄云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闔而後入因其字義而析之也明人顧元慶簷曝偶於亦云船門



曰馬門。蓋閭字之義也。引首而觀曰閭。漢書蘇武傳李陵為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知犯邊者皆卓于咸子角所為。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得邊生口者。輒以畝。漢魏略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涪捕獲生人也。今北方人乃習驢馬之類為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注任峻常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疋。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疋。峻仍止取本價八疋。則以牛馬為生口。三国時亦已有此語矣。

騾馬驢馬駃馬

俗以牝馬為騾馬。非騾字也。較耕錄謂課馬之誤。唐書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是騾馬應作課馬也。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呼牝馬為草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飼以芻豆。故云然。則唐以前本呼牝馬為草馬。及牧監放課。後遂呼課馬。後人又易以馬旁。而為騾馬耳。牡馬之去腎者曰驢馬。五代史作扇馬。郭崇韜深嫉宦官。謂魏王紀岌曰。王登極後。必盡去之。即扇馬亦不可騎也。北夢瑣言周帝賜馬南平王。論良馬不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庶幾。自是江南尚馬。往往學扇。然則五代以前。馬尚不皆扇也。不鞍而騎曰駃馬。明史常遇春夜裏擴廓於太原。擴廓出不



意不及鞍乃乘駮馬以十八騎遁去此駮馬之見於正史者也古時則曰涎馬魏書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王以涎馬并采具與之注不施鞍轡曰涎也

### 癩鼻

俗以鼻不清亮者為癩鼻宋人袁文引王充論衡鼻不知香臭為癩以澄之然論衡云人不博覽古今犹目盲耳聾鼻癩也其始在別通篇乃作癩字非癩字也何得援為癩鼻之澄耶况俗所謂癩鼻者乃指其声多鼻音如癩盜耳非謂不知香臭也然則不知香臭者為癩声多鼻音者為癩本自各別不得牽混耳

### 拏訛頭

伺人作奸從而嚇詐取財俗謂之拏訛頭此俗始未有見之筆墨也顧寧人曰知錄載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澐上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拏訛頭者皆將巡城改為中差拏訛頭三字見此迴殘

凡買物應用後仍減價賣之俗謂之回殘此二字見唐書王毛仲傳毛仲管閑廐馬凡芻粟之類吏下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教万斛又新唐書食貨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倉本錢

### 毛作無字

天津河間等處土音凡無字皆作毛字佩觿集所謂河



朔人謂無曰毛。蓋聲之轉也。宋人小說有人邀東坡喫  
貝飯。乃蘆服豆腐白菜。三者皆白也。坡明日邀其人喫  
黍飯。其人意必獸之有毛者。及至則竟日不投飯。若之  
坡答云。酒也。毛菜也。毛飯也。毛借河朔間土音。以無爲  
毛也。相與大笑。按此魚土音亦有出處。後漢馮衍傳。飢  
者毛食。謂無食也。五代史述黃幡綽賜緋毛魚袋。謂無  
魚袋也。則古人文字中亦用之矣。

蘇常間俗。謂不擇言而亂渚者曰吳趙。按明史張居  
正奪情時。吳中行趙用賢皆以疏論被杖。吳中人謂之  
吳趙。此其始也。

### 呼箸爲快

俗呼箸爲快子。陸容菽原雜記。謂起於吳中。凡舟行漳  
住漳翻。故呼箸爲快子。幡布爲扶布也。今北方人呼幡  
布爲轉布。則又因翻字而轉耳。

### 歲寒三友

元次由丐論云。古人鄉無君子。則與山水爲友。里無君  
子。則以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以琴酒爲友。東坡詩。凡  
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



